

-----X

美利坚合众国，

诉

23 Cr. 118 (AT)

郭文贵

被告。

审判

-----X

纽约州纽约市，

2024年5月30日

上午 09:00

庭前：

尊敬的阿娜丽莎-托雷斯法官大人，

地区法官

-及陪审团-

出庭律师：

达米安-威廉姆斯

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

代表：迈卡·F·费根森

瑞安·B·芬克

贾斯廷·霍顿

朱莉安娜·N·莫里

助理美国检察官

萨布丽娜·P·施洛夫

被告律师

PRYOR CASHMAN LLP

被告律师

代表：西德哈达·卡马拉珠

马修·巴肯

ALSTON & BIRD LLP

被告律师

代表：E·斯科特·舒里克

出席人员：

伊莎贝尔·洛夫特斯，法律助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迈克尔·加特兰，法律助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杰弗里·米尔恩斯，法律助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罗伯特·斯托特，联邦调查局特工

鲁本·蒙蒂利亚，辩方律师助理

黄拓，普通话翻译

石峰，普通话翻译

唐雨（马克），普通话翻译

(审判恢复；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早上好。请你们报上名来。

霍顿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贾斯汀·霍顿，瑞安·芬克尔，朱莉安娜·莫里，米卡·费根森代表政府出庭。我们还带来了助理律师伊莎贝尔·洛夫特斯和联邦调查局的罗伯特·斯托特。

卡马拉珠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我是西德·卡马拉珠，和斯科特·希里克代表郭先生。我了解郭先生现在只是在洗手间。

法官说：好的。那么我们等他出来。请坐。

(被告出庭)

法官说：昨晚，辩方提交了一封关于传闻证据例外的信函，这需要大量关注，我想讨论他们提到的三个传闻例外。我知道检方还没有对这封信作出回应。

所以第一个提到的例外是提供的言论对被告的影响，作为例子，辩方律师提到了有关资金滥用的对话。我们有一位证人，周先生，他谈到了一个视频会议，在会上提到了资金滥用问题。郭先生关于资金滥用的言论怎么会对他自己产生影响？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为了记录，郭先生现在已经坐在律师席上了。

我认为，法官大人，您需要将我们提供的第一个例子和第二个例子结合起来看。

法官说：但我希望你先坚持第一个例子。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

法官说：对被告的影响。

卡马拉珠律师说：当然。一个例子是，如果被告说，“哦天哪，我不敢相信资金被盗了，”那么这就是其他人的言论对他的影响的证据。

法官说：是的。但我们在谈的是证人关于郭先生对资金滥用的言论。这是你所指的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的意思是，法官大人，在我刚才举的例子中，郭先生的言论是对另一方言论的回应，对吧，所以他的言论是对发言者言论对他的影响的证据。在那个具体的例子中——再次强

调，正如我们在信中所说的，我们并不想重审任何裁决——如果这导致郭先生采取了行动，对吧，比如他打了一个电话，或者他说了什么或发出了指示，这就是对郭先生的影响的证据。

法官说：我想听听检方对此的意见。

费根森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通常情况下，这种心态状态例外的运作方式是——

法官说：这是对被告的影响。

费根森律师说：对。

法官说：是的。

费根森律师说：这通常是某个庭外声明者对被告说了什么，而不是被告对别人说了什么。

法官说：是的。

费根森律师说：这是框架。

法官说：“影响”这个词本身意味着一个人是某种行动的对象。你受到影响，你接收了这个行动。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是的，法官大人。但我的意思是，被告的言论仍然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别人的言论对他的影响，对吧？我并不否认“影响”意味着第三方以某种方式影响郭先生。我只是说郭先生的言论可以作为这种影响的证据。

费根森律师说：简短回应一下，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

费根森律师说：如果这是规则，或者这是例外，那就会破坏规则，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场景，被告不在回应某件事情。如果每当他说话时，都是他心态状态的证据，那么您基本上是在忽略传闻证据规则，因为您总是可以说，他所说的任何话都反映了他的心态状态。这不是证据规则的运作方式，也不是传闻证据规则的运作方式。他们引用的案例中，有些话是对被告说的，并且对被告产生了影响，至少辩方有权主张它产生了影响，这些庭外言论可以被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每当被告说话时，这就反映了他的心态状态，进而可以忽略传闻证据规则，让被告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无需作证就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是——这不是对方陈述，像政府引述被告的言论时，传闻证据规则禁止他们这样做。这是——这是审判基本原则，法官大人。

卡马拉珠律师说：那么，首先，我认为迪玛利亚已经回应了费根森律师刚才的论点，但心态状态例外——这不是法官大人您刚才问的——但心态状态例外有一个内嵌的例外，这就是费根森律师在谈论的。法官大人您关注的是我们信中的影响部分。我的观点只是，如果有被告的言论是出于其他原因而非其真实性而被提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它作为影响的例子，但这个言论展示了他对某个言论的反应。

法官说：不。但我们谈的是一个证人引用你当事人的话。证人说，“郭先生说我们应该调查资金滥用。”

卡马拉珠律师说：对。

法官说：所以问题是：郭先生的言论如何影响他自己？

卡马拉珠律师说：但我认为——恕我直言，法官大人，我认为我们的论述并不是郭先生的言论影响他自己。我认为我们的论述是，郭先生的言论是其他言论对他影响的证据。这不是为了其真实性而提供的；而是仅仅为了展示它在郭先生身上引发的反应。

法官说：但是在这个案例中，你的立场是郭先生确实希望对 Sara·魏进行调查，所以这是否是为了证明所主张的事实的真实性，即他指示进行调查，这也是你们辩护的一部分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不是的，法官大人，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会落入我们提供的第二个例子，也就是命令或指示，而命令或指示不是传闻证据。

法官说：那么现在我们是在命令例外。我刚才是在谈影响例外。所以——

卡马拉珠律师说：呃——抱歉，法官大人。我很抱歉，我不是故意打断的。

法官说：请继续。

卡马拉珠律师说：不，我只是——我提到命令只是因为法官大人提到了对 Sara·魏的调查的概念，所以那只是我们在第二个方面使用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转到命令的角度。

法官说：对。声明“我了解到可能存在资金滥用，这应该被调查”，这本身并不是命令。如果他说“你应该调查它，你必须进行调查”，那才是命令。

卡马拉珠律师说：嗯，我们想要引出的就是他确实说过这应该被调查。

法官说：我理解命令例外。我只是不理解你们所说的影响例外，我邀请你们提交有关被告自己言论对自己影响的权威文件。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我想我不会有那种权威，因为那不是我们——正如法官大人所知，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论点。

法官说：你的论点是被告的言论反映了另一人的言论对他的影响。

卡马拉珠律师说：也许我可以尝试举一个更清晰的例子。我知道这不是这个案件，但我只是试图使用一个可能熟悉的例子。

在——在支持胁迫辩护的情况下，对吧，被告可能会说，或者你可以从第三方证人那里引出证词，说另一个人威胁了被告，除非他们采取政府指控的行动，对吧？这可以作为心态状态的证据，但也可以作为影响的例子。现在，在这种情况下，被告的言论可能出现的方式是，如果被告说：“哦，不，我很害怕。”如果他们表达了恐惧，对吧，那将是威胁者的言论对被告产生影响的证据。这就是——我的意思是，这就是如何在没有被告作证的情况下提出胁迫辩护的方式。所以这是被告言论作为对他产生影响的例子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我们的论述。我们并不是在说郭先生的言论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他自己。我认识到那会是循环论证。

法官说：好的。那么我想听听检方对辩护方主张命令是传闻规则的例外的意见。当然，我会允许你们自己进行研究。我知道你们可能还没有完成那部分。

费根森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一般来说，这没错。我认为大家都承认，有时细节很关键。举一个例子，刚才我们讨论的，法官大人，一个像“这应该被调查”的声明，它接近命令但还不完全是命令。命令会是“调查这个”。但是某种一般性的宣言“这应该被调查”并不——我认为这不会——我们在即兴处理这些例子。我不认为这会落入命令例外。但作为一般原则，卡马拉珠律师是对的，命令不属于传闻证据。

法官说：好的。我不记得在周先生的证词中，我自己如何处理任何命令。我只是没有在记录中记住。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当然我们可以修改我的裁决以反映传闻规则的命令例外，但我当然邀请你们查看记录并指出发生了什么地方。

卡马拉珠律师说：那没问题，法官大人。我们乐意这么做。我们愿意为法庭指出那些地方。我们真的——我们真的希望这只是一个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因为我们——鉴于政府的传闻反对意见，我们预计这会反复出现。所以我们并不是要求法庭回顾并修改任何裁决。那位证人已经被解除了。我们并

不要求再传唤他或者类似的事情。只是基于我们在 3500 材料中所看到的，我们预计的交叉质询，和政府
对传闻的看法，我们只是希望法庭能在记录中清楚我们的立场。

法官说：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说说心态状态例外。如果你能解释一下你们的立场。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心态状态例外，显然，我们引用的案例，美国诉迪玛利亚案，心态状态例外会在被告的言论被
提供来证明他们当时的心态时触发。按规则，它不能被用来引入关于过去记忆的信念。所以从我们的角
度看，如果郭先生做出了一个类似的声明——我会再用迪玛利亚案的例子。在迪玛利亚案中，当特工来
逮捕他时，被告说：“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我只是来买些便宜的香烟。”所以该案中的法庭表示，这表明了
他为什么认为自己在那里的心态状态。

(审判恢复；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为了什么呢？

卡马拉珠律师说：为了被告为什么认为他在那里。这是他的心态状态，他当时存在的心态状
态，关于他为什么在那里。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有类似的证词，比如我们可以交叉询问一个
证人，他可能会做出一个关于马瓦的声明，对吧，郭先生在阴谋期间对马瓦及其使用的看法——再说一
次，我们必须看看证词是什么，但这将是一个心态状态例外的例子。

法官说：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一个证人在证人席上，证人说郭先生说这些场所是为了这些特
定的目的使用的，那么该声明应被引入以展示他的心态状态？

卡马拉珠律师说：在当时，法官大人，是的。如果他说——如果我们试图引出证词，说你知
道，在 2023 年他回顾 2021 年的购买，我们并不是说这是心态状态例外。但对于他当时存在的心态状
态，是的。

法官说：我想听听政府对此的意见。

费根森律师说：重复一下，法官大人，很难在抽象情况下处理这个问题，但正如我们一开始所
说的，我们担心的是，辩方对这个例外的解释会使规则失效，这样几乎被告说的任何话，他们都可以通
过我们的证人提出。这不是传闻证据例外的运作方式，法官大人。很难在抽象中讨论它，我们也没有太
多时间消化他们的信件，但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真正的担忧，那就是这个例外会使规则失效。

法官说：那么我想了解一下何时传闻证据，也就是郭先生的庭外声明，不会展示他的心态状态。给我一个例子。

卡马拉珠律师说：首先，规则已经定义了一个例子，对吧？那就是过去的回忆。这是一个例子，对吧？但让我这样说。政府的论点基本上是让法庭排除心态状态例外，因为他们认为它太宽泛了。那不是它的运作方式。

法官说：嗯，法庭正在试图弄清何时应适用该例外。

卡马拉珠律师说：嗯，我同意，正如我所说，法官说，这当然取决于具体的声明。所以我的例子是，在阴谋期间，当他们说正在进行装修，对吧，如果郭先生说，哦，你知道，我喜欢这个是为了G/CLUBS的会员，首先，这很相关，对吧？其次，它显示了他在相关时间段内的当时心态状态，不是过去的。我们不是在谈论未来的行动，这是另一个传闻证据例外；我们谈论的是在那个时刻，郭先生的看法，对吧？所以对我来说，试图确定何时适用——而法官说您是对的，不能在抽象中这样做，但我认为我刚才给的例子，它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当时存在的心态状态。

法官说：我们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我们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当然，政府会有机会提交有关这方面的权威文件，当然，我也邀请你，卡马拉珠律师，提交任何进一步的权威文件来指导法庭。

卡马拉珠律师说：感谢法官说，我会尽力。

法官说：在陪审员进来之前，还有其他事情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辩方这边没有了，法官大人。

费根森律师说：没有，我不认为有紧急的，法官说，但辩方确实提交了一项重新考虑法官说关于专家裁决的动议。我认为我们请求至少等到周一提交回应，法官大人。

法官说：可以。

费根森律师说：其次，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务性问题，我会简短说。我认为鉴于时间安排，我们可能不会听到沙梅尔·梅德拉诺先生的证词。他是政府的总结证人，介绍大量视频和G News的帖子。这是我们昨天信中提到的问题，法官说已经做出了裁决。他会介绍一个超过200页的总结表。我们为法庭、陪审团、辩方以及书记员准备了硬拷贝文件夹。我认为今天不会进行他的证词，但只是想提醒法庭，可能在他的证词前，我们会将这些文件夹放在陪审员椅子下，或者如果法官说允许，我们会在开始时分发。

法官说：可以。

费根森律师说：关于那段证词还有一件事是——我也——我们有很多根据协议引入的证物，我们感谢辩方帮助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希望能够分发一页列出所有政府证物的清单，这样书记员和法庭可以跟随我宣读的证物，如果法官说允许的话。

法官说：非常实用。谢谢。

费根森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法官说：接下来我们的边栏会议将在这边进行。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对我们来说很合理，法官大人。否则距离证人和陪审团太近了。

法官说：好的。那么我们将于 9:30 返回。

所有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休庭)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如果可以的话，在陪审团进来之前我想简要提出一个问题。

法官说：请讲。

霍顿律师说：我们刚才收到了一份文件，我们了解到辩方打算通过马斯特雷洛女士提供这份文件。这是一份她离职后生成的文件。我们认为她无法证明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它生成于她离职之后。文件上没有注明作者，只有金泉公司的名字。看起来像是一份公司文件。

因此，撇开真实性问题不谈，虽然这当然是一个门槛问题，这是一份两页的被告代理人的声明。这正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种传闻证据，而且显然是为了证明其真实性而提供的。这是一份关于金泉安保团队目的的两页说明。所以我们想向法庭提出这个问题并对此提出反对。

法官说：那么辩方是打算用它来帮助她回忆吗？

霍顿律师说：嗯，它生成于她离职之后，而且——

法官说：是的，但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帮助回忆。

霍顿律师说：当然。我明白。

法官说：那当然是该文件可以放在证人面前的唯一理由，我知道施洛夫律师也知道这一点。

施洛夫律师说：我确实知道，法官大人。这正是我将用这份文件的原因。谢谢。

法官说：好的。请带陪审员进来。

(陪审员们在场)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我们少了一个人。

法官说：证人？是的，是的，证人也会进来。早上好，陪审员们。

陪审员们：早上好。

法官说：欢迎回来。请坐。早上好。请记住你们仍然在宣誓之下。

你可以继续进行交叉询问了。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凯琳-梅斯特雷罗，继续作证。

交叉询问继续

由施洛夫女士进行询问：

问：早上好。

答：早上好。

问：你在直接询问时作证说你将在这些程序中称呼郭先生为“老板”，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成立。

问：郭先生也用过名字郭浩云，对吗？

答：是的。

问：请提高你的声音。

答：我会尽量。

问：谢谢。

问：名字郭浩云是他的香港名字，对吗？

答：粤语名字。

问：对。这是他的粤语名字，对吗？

答：是的。

问：你可以把麦克风拉向你，如果你愿意。

答：不用，我可以。

问：这是他香港护照上的名字，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为他安排了旅行，对吗？

答：是的。

问：你为他预订了酒店，对吗？

答：不是用他的名字。

问：我听不到你说的话。

法官说：好吧，我们试试手持麦克风。

答：没有用他的名字预订。

问：没有用名字郭浩云？

答：我从来没有用他的名字预订。

问：好的。你知道他以郭浩云的名字申请了政治庇护，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使用的名字。

问：你知道他有一个政治庇护申请在处理中，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相关性。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

问：现在可以公平地说，你的雇佣合同是与金泉签订的，对吗？

答：金泉。

问：你在直接询问时作证说，当你接受这份工作时，你的理解是金泉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吗？

答：是的。

问：在你接受这份工作时，没有人告诉你这些资产来自哪里，对吗？

答：对的。

问：你不知道这些资产是否来自中东，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这些资产来自香港金泉，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我们昨天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法官说：反对成立。

问：你告诉 FBI 你知道流入纽约金泉的资产来自中东和香港金泉，对吗？

霍顿律师说：同样的反对，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说：我还没有完成问题。

法官说：请继续。

问：对吗？

霍顿律师说：同样的反对，法官大人。昨天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法官说：反对无效。

答：请重复问题。

问：好的。你告诉 FBI 你知道纽约金泉的资产来自中东和香港，对吗？

答：我知道有从香港金泉到纽约金泉的转账，是的。

问：你也知道有从中东到纽约金泉的转账，你告诉了 FBI 这个，对吗？你记得吗？

答：我知道有转账到各种公司。

问：对。你说的转账是指钱进来，对吗？

答：对。

问：好的。你记得告诉 FBI 你知道这些转账支付了郭先生的个人和政治开支，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让我看看我能否帮助你回忆。

法官说：请稍等。

法官说：继续。

问：这份文件是否刷新了你的记忆？

答：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份文件。

问：让我换个方式。

法官说：我们这里有一些反馈，所以——

施洛夫律师说：我知道。

法官说：继续。

问：女士，你记得与你的会议——

法官说：好吧。我们仍然有反馈。

法官说：好吧。再试一次。

问：这份文件是否刷新了你的记忆？

答：你指的是特定的段落吗？

问：是的。希望现在已为你高亮显示的段落。

法官说：你不需要大声朗读。问题是这份文件是否刷新了你的记忆。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你可以放下那份文件。

问：你开始在金泉工作时，郭先生让你研究所谓的数据系统攻击；你记得吗？

答：我记得。

问：什么是数据系统攻击？你可以告诉陪审团吗？

答：那些是网络攻击，据“老板”所说，是由中共对他的平台进行的。

问：也有对金泉平台的攻击，对吗？

答：你说的金泉平台是什么意思？

问：我指的是金泉的电子邮件。

答：我被要求调查的是关于郭媒体的，不是金泉。

问：好的。所以你被要求调查郭媒体平台上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是和一位名叫 Raj Benraj 的人一起做的，对吗？或者是 Benraja？我不确定。

答：Raj 是他的名字。

问：对。那是他的名字，对吗，Benraj 是他的姓氏？你记得吗？

答：不，那不是他的姓氏。

问：还有一个持续关注的是金泉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记得威廉姆·格茨作为董事会成员要求使用 Protonmail，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成立。

问：你知道威廉姆·格茨是谁吗？

答：我知道。

问：那是谁？

答：他是一名记者，他是法治社会的董事会成员。

问：对。那是你曾在其任职的董事会，对吗，法治社会的董事会，对吗？

答：对的。

问：你与法治基金没有任何关系，对吗？

答：我不在那个董事会，是的。

问：对。你在那个非营利组织中没有任何工作，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我们回到你作为金泉员工时使用的电子邮件系统，好吗？

答：好的。

问：好的。你记得格茨先生作为董事会成员与你讨论过使用哪个电子邮件系统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记得收到格茨先生的一封邮件，说他认为 Protonmail 更安全，因为金泉和法治社会都经历了网络攻击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传闻证据。

法官说：施洛夫女士，不要引出传闻证词。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这不是为了证明其内容的真实性，而是为了显示——

法官说：如果你要提出反对，或者回应反对，需要边栏会议讨论。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道歉，法官大人。

(边栏会议讨论 , 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法官说 : 提问的目的是什么 ?

施洛夫律师说 : 法官大人 , 政府曾提到使用 Protonmail。我不记得是在哪个直接提问中提到的 , 但 Protonmail 的使用似乎是为了保密。我有权展示 , 在金泉和法治社会都有网络安全问题时 , 她知道这些问题 , 并且有一位董事会成员特意要求使用 Protonmail 以确安全。这不是为了证明其内容的真实性 , 这些文件也是她与董事会之间的电子邮件交流 , 按常规业务保存 , 这也属于传闻证据的例外。因此 , 我问她是否知道她的一位董事会成员想要使用 Protonmail。我问她是否记得 , 如果她不记得 , 我有权刷新她的记忆。这就是我试图问的。

霍顿律师说 : 我们没有引出关于使用 Protonmail 的目的的证词。这是通过 Louie Bonsukan , 他是德克萨斯一家汽车经销商的销售人员或客户代表 , 他证实了一份文件中提到的 Proton 电子邮件地址。汽车经销商当然不知道经销商外的任何人使用 Proton 电子邮件的目的。所以证词并没有像描述的那样出现。施洛夫女士引出的是凯琳女士听说比尔·格茨想要使用 Protonmail。这已经进入了证词。这进一步长篇大论地谈论比尔·格茨为什么要使用 Protonmail , 以及他的想法和陈述 , 这些都是传闻证据 , 这就是它出现的原因。它是为了证明比尔·格茨所说内容的真实性 , 而比尔·格茨不在这里。

施洛夫律师说 : 它的目的是为了显示政府在引出通过 Protonmail 地址购买汽车的事实时 , 让陪审团推断使用 Protonmail 是一个邪恶的交易标志。我并不打算引入比尔·格茨所说的内容 , 因为实际上他唯一说的就是“让我们使用 Protonmail” , 这是我想要提出的唯一事实 , 显示董事会的一位成员在郭文贵的影响之外使用 Protonmail。这是我想要引出的最基本的事实。而且 , 邮件交流都是——

法官说 : 我想回到你的问题上 , 你是否收到这位个人的电子邮件中提到的 X。我记得我已经支持了反对意见 , 所以这不在证词中。

霍顿律师说 : 我可能记错了。我记得有一个与邮件无关的问题 , 问她是否知道某人使用 Protonmail ; 只是简单地问她是否知道某人使用 Protonmail。我认为重点不是 Protonmail 是否相关 , 而是这是关于比尔·格茨目的的传闻证据。

法官说 : 是的 , 我排除了他的陈述。但我认为你在暗示使用 Protonmail 本身就意味着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 : 不 , 他们对另一位证人暗示了这一点。我只是在澄清。

法官说 : 不 , 他们没有。他们只是陈述了经销商收到了一封使用 Protonmail 的电子邮件。他们没有讨论 Protonmail 的任何特性。

施洛夫律师说：哦，他们没有。他们只是想让陪审团推断使用 Protonmail 有问题，所以我不得不向那位证人澄清他收到了很多来自 Protonmail 的电子邮件。但法官大人，我会继续往下。

法官说：好。

施洛夫律师说：我想指出这些邮件是按常规业务保存的，它们确实属于传闻证据规则中的业务记录例外。

法官说：但你不能仅仅因为它们在商业文件内就让传闻陈述被接受。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真的，法官大人，但我认为它是相关的，而且不是传闻。我们一直在讨论传闻，我只是想确保政府清楚辩护方的立场，即还有其他传闻规则的例外。但我会继续。这不值得。

霍顿律师说：如果我可以简要回应施洛夫女士刚才说的最后一件事。如果她打算为引入业务记录奠定基础，她可以尝试这么做。但我认为这还没有完成。凯琳女士不是文件保管员。如果这是接下来要做的，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施洛夫律师说：我认为我不需要文件保管员来引入传闻业务记录，但谢谢你的建议。

法官说：施洛夫女士？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刚才说话的方式有点气呼呼的，请不要这样。

施洛夫律师说：我确实有点气呼呼，法官大人，但我很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有效的反对意见。政府知道这明确符合业务记录规则，政府尽可能地拖延这次证词。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真的没有。政府在这里的每一个反对中都这样做。他们注入了其他实际上与分析无关的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

法官说：我不同意你声称这是传闻规则的例外。那么让我们回到正题。请保持冷静。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在公开法庭上)

法官说：反对被接受。

问：你知道需要调查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对吗？

答：你能再说一遍问题吗？

问：你被要求调查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我允许回答。继续。

答：是的。

法官说：施洛夫女士，你刚才用了一个术语，我不理解。分布式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法官说：好吧。继续。

问：这是指平台受到网络攻击，对吗？

答：据我理解，是的。

问：你和一位名叫 Raj Dhangra (D-H-A-N-G-R-A) 的先生一起处理这个问题，对吗？

答：最初我一个人，他还没有被雇用。

问：你的意思是，当你被分配这个任务时，他还没有被雇用？

答：对的。

问：好吧。那么他被雇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答：可以再问一遍问题吗？

问：当然。他确实有被雇用的时候，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他有你没有的技术背景，对吗？

答：对的。

问：他是以 IT 部门的身份被雇用的，对吗？

答：是的。

问：他协助处理所有与 IT 相关的问题，对吗？那是他的工作，对吗？

答：是的。

问：他协助你调查这个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他在工作时和你有邮件往来，对吗？

答：我们主要是交谈。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

问：好吧。让我看看能不能通过邮件帮助你回忆，好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她没有忘记。

法官说：反对被接受。

问：你记得和他通过邮件讨论这个具体任务吗？

答：我不记得了。

施洛夫律师说：我可以上前吗，法官？

法官说：可以。

问：可以说，你和他涉及网络系统安全问题上互动，对吗？

答：我们谈过这个问题。

问：好吧。你也和他谈到过大楼入口和安全性问题，对吗？

答：我给他发过邮件，就像给其他员工发邮件一样。

问：你邮件的主题是什么？

答：你是指我现在手里的邮件吗？

问：我不需要具体的邮件。我只是想测试一下你对你们谈过的话题的记忆。你通过邮件与他讨论过大楼的安全性问题，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那么，我可以问你查看我交给你的文件，看它是否能帮助你回忆吗？

答：我看到了文件，我看到——

法官说：不要说文件内容。问题只是这份文件是否能帮助你回忆。这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

证人说：哦。

答：它没有帮助我回忆，但我——我看到了邮件内容。

问：好吧。你知道金泉所在大楼的安全性问题，对吗？

答：我们被告知需要保持大楼的安全。

问：你想确保只有授权人员才能进入纽约金泉的办公室，对吗？

答：对的。

问：你制定了核实程序，对吗？

答：是的。

问：你制定了每个供应商的名字必须在名单上的流程，才能进入大楼，对吗？

答：对的。

问：你还制定了供应商的名字、访问日期、访问时间和访问原因必须提供的流程，对吗？

答：对的。

问：你还要求每个供应商在进入大楼进入纽约金泉办公室前，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对吗？

答：对的。

问：你是负责确安保全团队和任何其他参与方知道这个流程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你告诉整个团队，你会记录每次遵守这个流程的情况，对吗？

霍顿律师说：法官，这份文件没有作为证据。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有问文件的问题，最尊敬的法官。

法官说：首先，证人必须回答“不记得”，然后才考虑一份可能或不可能帮助她回忆的文件。程序是，你被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说你不记得，然后她会问，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回忆；在那时你才可以参考文件。继续。

问：你要我重复问题吗，女士？

答：是的，请。

问：当然。在 2018 年你在金泉工作期间，你负责将这个协议转发给安全团队，以确保每个人都知道协议本身，对吗？

答：我不记得我这样做过。

问：我可以问你查看我交给你的文件，看它是否能帮助你回忆吗？

答：是的。

问：你现在记得你说过你会负责将这个协议转发给安全团队，对吗？

答：根据我在文件上看到的，是的。

问：好吧。你——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

法官说：你不能说文件内容。你只能说文件是否帮助你回忆。它是否帮助你记起她问的问题？这是问题。文件是否帮助你回忆？

证人说：没有。

问：它没有帮助你回忆你在 2018 年做的事，对吗？

答：没有。

问：事实上，你已经忘记了 2018 年的很多事情，对吗？

答：是的。

问：你忘记了与安全团队的互动，对吗？

答：我忘记了一些事情，是的。

问：你也忘记了你在网络攻击问题上与安全团队的互动，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重述一下。你忘记了你与安全团队就进入和离开金泉办公室的访客互动的情况，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

法官说：这是一个复合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你知道吗，法官，我继续下一个问题。谢谢。

问：你在直接问询时，提到过有关法治的事，对吗？这是昨天问你的问题。你记得吗？

答：记得。

问：好吧，没有一个叫法治的实体，对吗？

答：我不明白这个问题。

问：当然。我很高兴再试一次。有一个法治社会，对吗？

答：是的。

问：对。还有一个法治基金，对吗？

答：对的。

问：没有一个单独叫法治的实体，对吗？

答：没有。我们统称两个实体为法治。

问：你这么称呼的？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被驳回。

答：我们确实这么称呼。

法官说：那是一个问题吗？

施洛夫律师说：对不起？

法官说：你问了一个问题。你指的是它们；那是问题吗？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法官。谢谢。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们确实这么称呼。

问：好吧，让我们试试。法治社会有一个董事会，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那个董事会，对吗？

答：是的。

问：法治基金有一个董事会，对吗？

答：是的。

问：你不在那个董事会，对吗？

答：我不在。

问：对。所以如果有人问你是否在法治的董事会，你必须说，我在法治社会的董事会，我不在法治基金的董事会，对吗？

答：是的。

问：因为那是一个真实的回答，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完整的回答，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在 2018 年，法治社会的董事会包括史蒂芬·班农，对吗？

答：是的。

问：龚小夏，对吗？

答：是的。

问：比尔·格茨，对吗？

答：是的。

问：还有珍妮弗·梅尔库里奥，对吗？

答：对的。

问：还有你，对吗？

答：对的。

问：好吧。不是郭文贵给你任何职位；是董事会投票让你获得这个职位，对吗？

答：是他选择了我。

问：让我们试试。谁告诉你是他选择了你？

答：他告诉我的。

问：他告诉你他选择了你进入董事会；那是你的证词？

答：是的。

问：好吧。他是否宣布：欢迎加入法治社会董事会，我任命你进入董事会？

答：我不记得有公开的宣布。

问：好吧。他发了电子邮件吗？

答：没有。

问：他在推特上发布了吗？

答：没有。

问：他在油管上发布了吗？

答：我不知道。

问：根据你的说法，他是喜欢宣传的人，对吗？

答：你指的是什么宣传？

问：好吧。根据你，他是那种喜欢成为焦点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他是。所以没有关于他让你成为董事会成员的隆重宣布？没有，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吧。你们五个人每人都有一票，对吗？

答：总的来说，你是这个意思吗？

问：不。我是指当你们是法治社会董事会成员的时候。

答：哦。是的。

问：好吧。我不是说——我的意思是对于法治社会，你有一票，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你们有五个人，对吗？

答：对的。

问：好吧。什么才算多数？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在你参与不到两年的董事会上，多数是什么？

答：对的。

问：好吧。你对某些请求投了反对票，对吗？

答：是的。

问：你投了否决票，对吗？

答：有一次，是的。

问：你从未被董事会开除过，对吗？

答：我没有。

问：你没有。你一直在董事会，直到你因健康原因决定辞职，对吗？

答：对的。

问：郭文贵从未把你叫进他的办公室说，嘿，你为什么那样投票，对吗？

答：我不记得。

问：好吧。我只是想确保。你会记得这样的事，对吗？

答：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记得。

问：你不会记得被董事会开除的事情了吧？

答：我会记得被董事会开除的事；那是的。

问：你会记得他责备你，对吗，因为据你所说，他是老板，对吗？

答：你能重复问题吗。

问：当然。你会记得被他责备，因为据你所说，他是老板，对吗？

答：我会记得。

问：他从未责备你投票的方式，对吗？

答：没有。

问：好吧。你提到他在康涅狄格州买了一所房子，对吗？

答：是的。

问：那所房子是在 2020 年 2 月或 3 月买的，对吗？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

问：那是在你开始工作之后买的，对吗？

答：是的。

问：在你辞职之前，对吗？

答：对的。

问：你什么时候辞职的？

答：2020 年 4 月。

问：几月？

答：2020 年 4 月。

问：我们从昨天知道你第一天上班是 2 月 19 日，对吗？

答：我第一次上班是 2018 年 2 月 19 日。

问：什么？2019 年，对吗？2018 年。

答：2018 年。

问：对。所以那所房子必须是在 2018 年和 2020 年之间买的，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你去过那所房子吗？

答：去过一次。

问：你去过那所房子一次？

答：是的。

问：那所房子很大，对吗？

答：不小。

问：那所房子里进进出出的人在做直播，对吗？

答：我在那里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人。

问：你在那里的时候，看到他在房子里的办公室了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记得看到房子里的设备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看到房子里的摄像机吗？

答：不记得。

问：你记得看到房子里的摄像灯吗？

答：不记得。

问：你记得看到房子里的背景屏幕吗？

答：不记得。

问：今天坐在这里，你知道谁支付了他房子里的所有设备费用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问：你知道——

施洛夫律师说：我道歉，法官。我撤回。

问：即使你没有看到，你知道他在康涅狄格州的房子里有设备，对吗？

答：你能重复问题吗？

问：当然。你刚才在交叉询问中作证说你从未见过他在康涅狄格州家的设备，对吗？

答：对。

问：你知道他在康涅狄格州家里有设备吗？

答：我不知道。

问：好吧。你知道他在雪梨酒店有直播设备吗？

答：知道。

问：他确实有，对吗？

答：有。

问：他有我两分钟前提到的相同设备，对吗？

答：比如？

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重复。

答：是的，请。

问：好吧。他有摄像机，对吗？

答：是的。

问：背景屏幕，对吗？

答：那我不记得了。

问：照明设备，对吗？

答：是的。

问：录音设备，对吗？

答：是的。

问：直播设备，对吗，特别是这个？

答：是的。

问：所有这些设备都是由纽约金泉支付的，对吗？

答：不是。

问：不是由纽约金泉支付的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

法官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问：根据你的说法，谁支付了这些设备费用？

答：Saraca。

问：谁是 Saraca？

答：Saraca 是一家支付媒体和技术费用的公司。

问：Saraca 是纽约金泉的控股公司，对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Saraca 是纽约金泉的控股公司，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余建明管理 Saraca 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 Saraca 有家庭基金的钱吗？

答：我不知道。

问：所以你对 Saraca 一无所知，但你确定 Saraca 支付了账单。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

法官说：复合问题。

问：你对 Saraca 了解多少？

答：我刚才告诉你的。

问：好的。Saraca 的钱来自哪里？

答：我不知道。

问：你提到过 800 Fifth Avenue 的办公室，对吗？

答：是的。

问：那实际上是一个公寓楼，像一个临时办公室，对吗？

答：是的。

问：好吧。那是一套三居室公寓，对吗？

答：那是一套两居室公寓。

问：好吧。人们把它用作办公室，对吗？

答：是的，我们是这样。

问：有一段时间那里太拥挤了，大家都同意搬走，对吗？

答：我们在 2019 年搬了。

问：好吧。你们搬到了东 64 街的建筑，对吗？

答：是的。

问：金泉搬到了那里，对吗？

答：对的。

问：名为 Saraca 的控股公司也搬到了那里，对吗？

答：我不知道 Saraca 的正式地址是什么。

问：好吧。所以你不知道 Saraca 是否搬到了 64 街；我说的对吗？

法官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问：你继续在东 64 街为金泉工作，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你工作时间很长，对吗？

答：是的。

问：金泉的惯例是每天为所有员工提供免费午餐吗？

答：在 800 Fifth Avenue 是这样的。

问：好吧。这个惯例在 64 街继续了吗？

答：没有。

问：好吧。当你工作时间很长时，他们会给你安排一个酒店房间在市区过夜，对吗？

答：当我连续工作几天时，是的。

问：好吧。他们让你住在酒店，而不是让你每天来回上下班，对吗？

答：我——我可以选择。

问：你可以选择，对吗？你选择了，对吗？

答：我选择了。

问：好吧。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过账单的支付方式，对吗？

答：我会继续。

答：供应商是如何支付的。

问：对不起？

答：供应商是如何支付的。

问：好吧。说得好。如果我没记错，供应商需要付款，你会去找雁平，对吗？

答：这取决于金额。

问：如果金额超过一定数额，你会去找雁平，对吗？

答：对的。

问：好吧。你称雁平为王雁平，对吗？

答：当我和同事谈论她时，我会叫她雁平；当我和她谈话时，我会用她的中文名字。

问：好吧。雁平决定是否支付供应商费用，对吗？

答：是的。

问：有时候你需要事先得到雁平的授权，才能向特定供应商支付费用，对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好吧。请让证人和陪审团看看 SM62。

问：你记得在直接询问中谈到过这个文件吗？

答：我记得。

问：好吧。这个文件是你寻求有人批准支付给特定供应商的费用，对吗？

答：这是一个付款申请表。

问：对。如果我可以帮你突出显示收款人的名字，那是苹果 Inc.，对吗？

答：是的。

问：苹果的地址是 767 Fifth Avenue，就在雪梨酒店旁边，对吗，FAO 施瓦茨大楼？

答：是的。

问：好吧。如果你能滚动到付款金额，是 1,217.17 美元。上面说的是 17 美分，但这里说的是 95 美分，对吗？

答：1,117.95 美元。

问：相对来说是小金额，对吗？

答：你指的小金额是什么？

问：这是一笔小金额。1,117 美元用于购买三件苹果的设备，对吗？

答：这是正确的金额，是的。

问：好吧。你没有权限批准支付 1,117 美元，对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当然。你没有权限批准支付 1,117.95 美元，对吗？

答：在 Saraca 没有。

问：你没有权限批准付款，对吗？

答：在 Saraca 没有。

问：你今天的证词是，如果这个账单是给金泉的，你可以支付这个账单？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成立。

问：让我们看看这个文件的顶部，好吗？你看到上面写着纽约金泉有限公司吗？

答：看到了。

问：好吧。让我们看看这个文件的底部。是你请求的，对吗？

答：是的。

问：当你填写表格时——请回到顶部——你填写的是给金泉的申请，对吗？

答：不。它被划掉了。

问：那个划掉的部分是 Max Krasner 做的吗？

答：是的。

问：对吧。那不是你的笔迹，对吗？

答：不是。

问：对。所以当你申请这张账单的付款时，你填写的是付款方为金泉，对吗？

答：原始表格是一个金泉的表格。

问：对。所以你填写了请求金泉支付那张账单的表格，因为不是你划掉了顶部的部分，对吗？

答：我不记得是怎么处理的。

问：好吧。

施洛夫律师说：能否再滚动一下，谢谢。

问：“由凯琳-梅斯特雷罗申请。”

女士，我的发音对吗？

答：对的。

问：好。所以是你申请的，对吗？

答：是的。

问：好。并且是由 Max Krasner 批准的，对吗？

答：是的。

问：当你填写表格时，你没有自己申请然后自己批准金泉在上面，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

法官说：反对成立。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

问：当你提交表格时，顶部没有写 Saraca，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成立。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问：坐在这里的今天，你记得这些设备是为谁准备的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你提到了一个叫 Max Krasner 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Max Krasner 也处理法治社会的付款和银行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作为法治社会的董事会成员或主席，你从来没有处理过任何资金，对吗？

答：我没有处理过。

问：对。你从来没有被允许处理法治社会的财务，对吗？

答：我总是和 Max 一起查看账户。

问：对不起，你说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我听不到她的回答。我很抱歉，法官。

答：我总是和 Max 一起查看账户。

问：那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你从来没有负责法治社会的财务，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问：你能代表法治社会授权付款，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好。你是董事会成员和主席，你不知道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成立。

问：你提到了一个叫曹德峰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你说他是 May 的——他的女儿的男朋友，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他在中国工作时的工作内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记得他在中国工作时是否接受过安全培训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记得他是否在中国的安全行业工作过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又是已经问过并回答过的问题。她说她不记得了。

法官说：反对成立。

问：你知道他是怎么从中国到美国的吗？

答：坐飞机。

问：在什么情况下，你记得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知道。

问：你提到过一个叫余建明的人，对吗？

答：对的。

问：是余先生——我读对他的名字了吗？Je，对吧？

答：是的。

问：好。他是要求你在 ACA Capital 担任职务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在直接询问中，你说是郭先生介绍你认识了余先生，对吗？

答：是的。

问：事实不是郭先生与这个介绍无关，实际上是王雁平介绍你认识了余先生，对吗？

答：不，我很确定是老板介绍我认识了余建明。

问：好。你记得在一个案件中的证词吗？

答：记得。

问：你记得在宣誓下作证吗？

答：记得。

问：你记得有律师在场吗？

答：记得。

问：你记得在宣誓下说你是通过王雁平介绍认识余建明的吗？

答：不记得了。

问：好吧。让我们看看 3525-001 第 14 页。

施洛夫律师说：能否往前翻一页。

问：你看到页面底部了吗？

答：看到了。

问：这是否刷新了你在宣誓下作证的记忆？

答：是的。

问：在宣誓下作证时，你说：“我是通过王雁平介绍认识余建明的，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我见过他几次。”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这不是证据。陪审团没有看到。

法官说：反对无效。

霍顿律师说：这是在陪审团面前的，不是证据。

法官说：哦，你是说这被展示给陪审团看了？这不应该展示给陪审团看。它没有？你面前有文件吗？

陪审团：有。

法官说：好吧，那是个错误。

问：这刷新了你的记忆吗？

答：是的。

问：所以你确实这么说了，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比你今天作证的时间早几年的，对吗？

答：是的。

问：你已经作证说你有时记不住一些事情，对吗？

答：是的。

问：那时你的记忆比现在好，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

答：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记忆更好。

问：好吧。那么那时你说是雁平介绍你认识余建明。我们对此是清楚的，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你可以把它收起来。谢谢。

对不起。

问：你还提到过余建明在东 64 街的办公室，对吗？

答：有时他会来。

问：他来的时候，他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工作，你在那儿，对吗？

答：大多数时候。

问：你们共用一个办公室吗？

答：我们共用一层楼。

问：我的问题是你们共用一个办公室吗？

答：是的。

问：对。所以你和他坐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对吗？

答：是的。

问：好。郭先生从未与你一起坐在那个办公室里，对吗？只有你和余建明，对吗？

答：还有其他人，是的。

问：对。但郭先生根本不在那个空间里，对吗？

答：他不在。

问：好。是余建明邀请你加入 ACA 的董事会，对吗？

答：是的。

问：他告诉你他为什么要你加入董事会，对吗？

答：是的。

问：他说他在找人投资，对吗？

答：是的，他在寻找纽约和各州的投资。

问：他也在找投资者，对吧？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所以他希望你帮他找到愿意投资的人，对吗？

答：我相信是的。

问：投资的人被称为投资者，对吗？

答：是的。

问：好。你在 ACA 的董事会任职，直到你收到传票，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收到传票后，首先去找谁谈论传票，你还记得吗？

答：记得。

问：那是谁？

答：丹尼尔-波德哈斯基。

问：对吧。

你没有去找雁平，对吗？

答：我首先找的是丹尼尔。

问：你没有去找郭先生，对吗？

答：没有。

问：好的。你与丹尼尔-波德哈斯基谈论传票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对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当然。你与丹尼尔-波德哈斯基谈论传票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王女士没有参加那次谈话，对吗？

答：她没有。

问：好的。你可以自由地告诉他你对传票的所有想法，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可以要求丹尼尔先生为你找一个从未在金泉办公室工作的律师，对吗？

答：我可以。

问：好的。你昨天作证提到过出庭作证，你记得那段证词吗？

答：记得。

问：好的。你出庭作证了，对吗？

答：对。

问：好的。你被询问了，对吗？

答：对。

问：你作证了，对吗？

答：对。

问：你宣誓说实话，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法官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问：你有律师在场，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相同的反对理由。

法官说：反对成立。

问：王女士在你作证时没有坐在你旁边，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相同的反对理由。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法官说：反对成立。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我可以靠近吗？

法官说：可以。

(继续下一页)

(边栏会议讨论)

法官说：我记得你昨天问过王女士是否在宣誓证词时在场。

施洛夫律师说：对。但是我没有提到有律师在场，而且王女士坐在三个座位之外。我没有涉及她在宣誓证词期间作证的内容。我没有问她在宣誓证词结束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也没有涉及她与郭文贵讨论宣誓证词的任何部分。

我不认为我提到过这些。我昨晚检查过了，如果我错了，我就错了，但我不认为我提到过这些。

我认为我有权证明王女士并没有像他们暗示的那样坐在她旁边；她旁边坐着一位律师，而王女士坐在三个座位之外。我认为我有权证明这一点。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这条提问线索，不仅仅是最近的几个问题，我认为已经有大约十分钟的提问了，是不必要的重复。这将大大延长审判时间，特别是如果以这种速度继续询问接下来的证人。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法官大人已经多次维持了同样的异议，即问题已经被问过并且回答过了，接着又是相同的问题和主题。

法官说：所以提问已经重复了。你找到了每一种方式来问某人在宣誓证词时是否提供了证词，所以这是不必要的。因此，如果你能坚持必要的提问以提高效率，那就更好了。

施洛夫律师说：我会尽力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

霍顿律师说：我们可以问一下她的交叉询问还剩多少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不知道。我认为还有 30 分钟。

法官说：那花点时间考虑一下。

施洛夫律师说：三十分钟。

法官说：三十分钟。

施洛夫律师说：但老实说，我听她说话很费劲。这也增加了我的挫败感，但我实在是听不清她说的话。我觉得问“我听不懂你”十次很荒谬。对不起，法官大人，但我真的很难听清她说的话。

法官说：你需要助听器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不能用助听器。我的听力问题是由于一种奇怪的伤害。我在布鲁克林的西奈山医院接受治疗，他们给我注射了泼尼松龙以恢复听力。我对此无能为力。我通常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对不起，法官大人，真的很抱歉，但我...

法官说：你需要一个设备来放大你能听到的声音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只是对这个证人有听力问题。之前的两个证人我没有问题。我会尽力改进，法官大人。但我真的很难听清她说的话。我不想总是要求你重复。所以你看到我向前探身时，我真的在努力听清楚。所以对对不起，我真的听不清。

法官说：你是在请求我...

施洛夫律师说：不，不，不，我不是...

法官说：...安装任何额外的设备，或者给你机会进行医疗检查，或者以某种方式解决听力问题吗？

施洛夫律师说：不，法官大人，完全没有。我没有打算记录任何事情。我不打算在上诉时提到这件事。我只是告诉你我为什么听不清她说的话，仅此而已。这完全不是我打算...我没有为将来做任何铺垫。我只是想解释一下情况，仅此而已。

法官说：我会再要求她提高音量。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只是想非常明确，法官大人，我真的没有打算为任何事情铺垫。我希望这很明确。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只想指出交叉询问时间已经比直接询问时间长了。而且法官大人对案件设定的 7 月 4 日目标很感兴趣，我们担心以这样的进度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也有同样的担忧。我们也请求政府停止重复提问，这也会使审判时间缩短。

法官说：实际上，重复提问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

施洛夫律师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引导性提问，而且对辩方非常不利。而且你知道，辩护律师长期以来一直反对重复提问，法官大人。

法官说：所以有长方法和短方法进行直接询问。如果我们采取长方法，会延长审判时间。

施洛夫律师说：对不起，法官大人。我一直认为只是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比你知道的，当你去了房子然后看到蓝色旗帜，然后告诉我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更短。所以我道歉。我会做得更好。我会尽量加快进度。

(在公开法庭上)

施洛夫律师进行询问：

问：在宣誓证词期间，你的律师坐在你旁边，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继续。

答：是的。

问：王女士坐在三个座位之外，对吗？

答：两个座位。

问：在宣誓证词期间，她没有发言，对吗？

答：她没有。

问：你在宣誓证词中说你是意大利公民，对吗？

答：是的。

问：你说你在美国持有签证，对吗？

答：是的。

问：可以说 2023 年你仍然持有签证，对吗？

答：是的。

问：到那时你已经停止为金泉工作了，对吗？

答：是的。

问：到那时你也已经停止与法治社会合作了，对吗？

答：是的。

问：在 2023 年，你联系了一位名叫 Victor Cerda 的仍在那里的律师，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无关紧要。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

问：你请他帮助你解决移民身份问题，对吗？

答：我请教了意见，是的。

问：他拒绝了，对吗？

答：对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在宣誓证词之后，你去吃了午饭，对吗？

答：对的。

问：你和雁平一起去吃了午饭，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回到了办公室，对吗？

答：我们回去了。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你 and 雁平去了郭先生的办公室，对吗？

答：是的。

问：你的证词是雁平告诉郭先生你做得非常好，对吗？

答：是的。

问：那么，在宣誓证词中，你作证说你甚至不知道你为什么在那里？你记得在宣誓证词中作出这样的证词吗？

答：是的。

问：根据你的说法，王女士称赞你作证说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要作证，对吗？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她只是说我在宣誓证词期间表现得很好。

问：好的。那么根据你的说法，她称赞你在宣誓证词中表现得很好，然后她接着称你为“笛子”，对吗？

答：是的。

问：那么，她从未称你为“笛子”，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她以前称呼过。

问：在宣誓证词之前，她称你为“笛子”吗？

答：是的。

问：好的。那么在宣誓证词之前很久，她称你为“笛子”，根据你的说法，在宣誓证词之后她也称你为“笛子”？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这是复合问题。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她什么时候这样做的。

问：你不记得是在宣誓证词之前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但你记得在宣誓证词中作证说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被传唤作证，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问：你作证时是作为某个委员会的成员，对吗？

霍顿律师说：相同的反对理由。

施洛夫律师说：我会继续，法官大人。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关于法治社会的新闻发布会，对吗？

答：法治社会和基金会。

问：好吧，我们只谈法治社会，好吗？好的。你协调了参加活动的人的旅行，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电池没电了。我们有另一个麦克风吗？请你说大声些。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我们反对这个问题的前提，把它限制在法治社会。

法官说：提问者已经要求证人将回答限制在法治社会；你们的关注点可以在重新询问中解决。
继续。

问：你协调了旅行，对吗？

答：是的。

问：你实际上是预订的人，对吗？

答：我不是唯一的人，但对的。

问：但是你的工作是做旅行预订，对吗？

答：这不是我的工作，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是。

问：你协调了人们的航班，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记得为人们预订酒店房间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重复。

施洛夫律师说：我会继续，法官大人。

问：你记得你在那里的时间内，你的工作之一是做这些预订，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我们已经覆盖了这个问题。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的工作之一是实际上在客人入住之前查看酒店房间，对吗？

答：你指的是法治社会的工作吗？

问：是的。

答：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问：那么对于金泉呢？

答：是的，但只为老板，不是为客人。

问：好的。那么你的证词是你提前查看了酒店房间，对吗，当是为郭先生的时候，对吗？

答：是的。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问：你去检查房间时，带着一个网络安全团队成员和一个安全人员，对吗？

答：是的。

问：女士，是否可以说你从未与郭先生讨论过任何关于法治社会的财务问题？

答：我不记得了。

问：郭先生从未告诉你他打算捐赠一百万美元作为法治社会的赞助人，对吗？

答：他在会议上说过。

问：你的证词是他告诉你他打算捐赠一百万美元？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你在会议上吗？你需要说大声些。

证人说：是的。

法官说：继续。

施洛夫律师说：

问：你能告诉我们，根据你的说法，还有谁在这个会议上？

答：人员不固定，但我记得史蒂芬·班农在，有时余建明在，雁平也在。

问：那么根据你的说法，班农在——我错过了第二个名字。

答：余建明。

问：余建明，对吗？

答：对的。

问：雁平也在。这是你的证词？

答：是的。

问：那么没有公众成员在场，对吗？

答：没有。

问：这个会议，根据你的说法，没有向任何人直播，对吗？

答：没有。

问：你从未听到他在推特、油管或任何社交媒体上说过这个，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曾在公众场合听到他说过这个，对吗？

答：我不记得。

问：现在，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政府在直接询问中提到的实体是法治，对吗？昨天的所有问题，你记得他们称之为法治，对吗？你记得吗？

答：我记得讨论了法治组织。

问：好的。那么我只想在交叉询问中非常明确，我只问你参与的实体，即法治社会，好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曲解了她的证词。

法官说：反对有效。她已经说过她在法治社会担任职务。

施洛夫律师说：对的。

法官说：“参与”是对她证词的曲解。

问：你没有参与法治基金的任何操作，对吗？

答：我没有。

问：你不是法治基金的董事会成员，对吗？

答：我不是。

问：你没有参与任何与法治基金董事会有关的事情，对吗？

答：我没有。

问：好的。法治社会有追随者，对吗？

答：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老板有追随者。

问：好的。那么老板的追随者从中受益，这也是公平的说法吗？

答：是的。

问：在直接询问中，你谈到了周年直播，对吗？你记得——这是个尴尬的问题。抱歉。

你记得周年直播吗？

答：我记得。

问：好的。那是在 2019 年 11 月，对吗？

答：是的。

问：直播是在第 64 东街的办公室进行的，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在郭媒体上进行的，对吗？

答：我想是的。

问：我没听清，对不起？

答：我想是的。

问：好的。你作证说你没有为那个筹款活动做任何事，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你的证词是你没有为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安排旅行？

霍顿律师说：反对。重复，法官大人。

法官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问：根据你的说法，在这个筹款活动中，雁平让你从 Saraca 和金泉转移资金以显示对法治社会的捐款，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作证说你被告知你应该这样做，以便人们可以看到大笔金额显示在屏幕上，对吗？

答：是的。

问：根据你的说法，这是雁平告诉你的，对吗？

答：是的。

问：雁平告诉你，她希望你这样做，以便她可以显示对法治社会的大笔捐款，对吗？

答：对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说你不想这样做，因为这些转账是不真实的，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你认为这些是内部转账，对吗？

答：是的。

问：根据你的说法，金泉向法治社会捐款，你会认为这是内部转账，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那么如果金泉想向法治社会捐款，你会反对这是内部转账吗？

答：不会。我们被要求转账然后再转回来。

问：但你从未转回来，对吗？

答：我根本没有进行转账。

问：对的。其他人转账时，坐在这里的你，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曾经转回去，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从未检查过金泉的账簿中关于这笔钱的转账，对吗？

答：我从未检查过金泉的账簿。

问：对的。那么你不知道这笔钱是否曾经转回金泉，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还是你不知道？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知道金泉向法治社会捐了多少钱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金泉向法治基金捐了多少钱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从未检查过法治社会的账簿，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重复。

法官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还作证说你告诉雁平你不想这样做，对吗？

答：是的。

问：雁平没有强迫你，对吗？

答：没有。

问：然后你昨天的证词是，在你告诉她之后，雁平可以感觉到你很沮丧，对吗？

答：是的。

问：根据你的说法，雁平看到你很沮丧，然后仍然告诉你，不用担心，别人会做。她是这样告诉你的吗？

答：是的。

问：有人来向你抱怨他们被迫做这样的事情吗？

答：有的。

问：真的吗？谁？

答：三位同事。

问：三位同事来向你抱怨，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是的。

问：你昨天在直接询问中没有作证这一点，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

你可以回答你是否作证。

答：我不记得了。

问：这些同事来向你抱怨后，你本可以去找余建明，对吗？

答：我为什么要找余建明？

问：他不是你关系很好的人之一吗？

答：他当时不在办公室。

问：好的。他有邮件，对吗？

答：他有邮件，是的。

问：好的。那时你在董事会，对吗？

答：是的。

问：你本可以在董事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对吗？

答：我可以。

问：你本可以发邮件给任何人，对吗？

答：我可以。

问：你本可以发邮件给丹尼尔-波德哈斯基，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重复，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给任何人发邮件，告诉他们这三位同事的抱怨了吗？

霍顿律师说：相同的反对理由，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在那次事件后，你没有因为被要求做错事而辞职，对吗？

答：我没有。

问：这三位同事也没有辞职，对吗？

答：他们并不是都在董事会。

问：他们没有辞掉他们的工作，对吗？

答：他们没有。

问：好的。女士，是否可以说你没有权限从 Saraca 转出任何资金，对吗？

答：对的。

问：你没有权限用 Saraca 的账户支付任何账单，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我们已经覆盖了这个问题。

法官说：反对有效。你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问：法治社会的第一次董事会会议是在 2019 年 5 月，你记得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不记得 2019 年 5 月的第一次会议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下一次会议是在 2019 年 6 月 27 日。你记得那次会议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有一次特别会议讨论了龚小夏被解雇的问题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龚小夏向法治社会的董事会提出请求，因为她因与郭先生进行的美国之音采访而被解雇了吗？

答：你能重复这个问题吗？

问：当然。你记得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龚小夏因与郭先生进行采访而被美国之音解雇的事情吗？你记得吗？

答：我不记得特别会议。我记得她分享了这个事实。

问：你不记得董事会投票讨论她要求的帮助来起诉美国之音的不当解雇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你记得 2019 年 8 月 23 日关于 2019 年 9 月 3 日董事会会议的公告吗？你记得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 2019 年 9 月 3 日实际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议程之一是审查预算吗？这能帮助你回忆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我认为你已经覆盖了这个问题，施洛夫女士说。

问：你记得法治社会有一个提案——你昨天作证了——向中国运送个人防护物资，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这对你来说毫无意义，对吗？

答：对的。

问：你作证说向中国运送个人防护物资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中国是制造 N95 口罩的国家，对吗？

答：对的。

问：但 N95 口罩只是个人防护物资的一部分，对吗？

答：我不明白这个问题。

问：在新冠病毒期间有不同种类的口罩，对吗？

答：一般来说？

问：是的。

答：是的。

问：好的。那么你认为普通中国人是否有机会获得 N95 口罩，你没有任何知识，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知道在美国的人是否希望将口罩寄给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对吗？

答：什么人？

问：持不同政见者，法治社会的支持者。

法官说：她不能就他人心中的想法作证。

问：你知道法治社会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对吗？

答：那是任务。

问：持不同政见者在中国有家人，对吗？

答：有些可能有。

问：在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会希望他们在中国的家人有 N95 防护，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问：——N95 防护，对吗？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你了解到 N95 口罩被送到郭先生的家，对吗？

答：是的。

问：哪一个家？

答：康涅狄格的那个。

问：坐在这里的你，知道郭先生在大流行期间的任何时候在他的康涅狄格家吗？

答：在 2020 年 3 月，是的。

问：好的。那么在 2020 年 3 月，你的证词是郭先生在大流行期间在康涅狄格的家，而不是在游艇上？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你能重复这个问题吗？

问：你的证词是你记得在 2020 年 3 月，郭先生在大流行期间在康涅狄格的家，而不是在游艇上？

答：至少在 2020 年 3 月的一部分时间里，是的。

问：哪一部分？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

问：你完全不记得任何日期，对吗？

答：我不记得日期。

问：对。

你有任何关于大流行期间谁住在康涅狄格家的个人知识吗？

答：我只能说大流行的第一个月。

问：好的。你实际上知道谁住在那所房子里吗？

答：我知道他和他的妻子在那儿。

问：你不知道还有谁在那儿，对吗？

答：如果有其他人，我不知道。

问：他们会告诉你谁住在他们的家里，对吗？

答：不会，他们不会。

问：这与你的工作无关，对吗？

答：没有。

问：在大流行期间，你没有去办公室，对吗？

答：我们在 3 月 16 日停止去办公室。

问：我只问你，女士。我的问题是你去办公室了吗？

答：我在 3 月 16 日停止去办公室。

问：好的。事实上，雁平在大流行期间每天都去办公室，对吗？

答：我不知道。我不在那儿。

问：好的。所以当你说“我们停止去”，你实际上是指你停止去了，对吗？

答：我指的是我和我的同事。

问：那么你不知道你的同事是否停止去了，对吗？你不知道丹尼尔-波德哈斯基是否停止去了，对吗？

答：我知道。

问：你的证词是丹尼尔-波德哈斯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停止去了办公室？

霍顿律师说：反对。重复。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我会继续，法官大人。

问：你记得和 FBI 讨论过，不是吗，关于大米和个人防护物资的运输，你记得作证——我是说与他们讨论过这个话题吗？

答：我记得。

问：你记得你告诉他们你不在办公室，在家工作，你不知道什么被运送，对吗？

答：你能重复这个问题吗？

问：你告诉 FBI 你不在办公室，你不知道什么被运送，但那是你听说的，对吗？

答：你指的是什么东西被运送？

问：你没有看到任何个人防护物资从办公室运到康涅狄格，对吗？你不在那儿，对吗？

答：我没有亲眼看到，我不在那里。

问：对。你没有个人知识。你只是重复别人告诉你的，对吗？

答：那不对。

问：好的。那么你告诉 FBI 你不在办公室，你没有看到这些移动？

答：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些移动，因为我不在那里。

问：好的。所以你没有个人知识。你只知道别人告诉你的。

答：我被要求安排一些移动。

问：你被要求安排个人防护物资的移动？

答：是的。

问：好的。你安排了多少次移动？

答：我不记得了。

问：从哪里到哪里？

答：从办公室到康涅狄格的家。

问：数量是多少？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坐在这里的你，记得被告知将个人防护物资寄到金泉员工的家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记得被要求将个人防护物资寄到法治社会的人的家吗？

答：不，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被要求将个人防护物资寄给其他人吗？

答：寄给纽约警察局。

问：你寄给了纽约警察局，对吗？

答：我记得寄给了纽约警察局的盒子。

问：我没听清。老板是什么？

答：我记得有盒子的个人防护物资。

问：盒子？

答：口罩寄给纽约警察局警察局。

问：好的。你记得寄给医院的盒子吗？

答：我不记得。

问：好的。当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这些盒子寄给纽约警察局时，你作证说雁平希望你在上面写上郭先生的名字，你拒绝了，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重要的是个人防护物资送到纽约警察局，对吗？

答：对谁重要？

问：对任何需要个人防护物资的人。

答：我不明白这个问题。

问：好的，我会继续。

没有人给你起草一封郭先生签名的信，寄给纽约警察局，对吗？

答：没有。

问：没有人强迫你起草这样的信，对吗？

答：有人让我起草。

问：我的问题是，没有人强迫你起草这样的信，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而事实上，你从未起草过这样的信，对吗？

答：我没有。

问：好的。郭先生没有说，如果信上没有他的名字，就不要把个人防护物资寄给纽约警察局，对吗？

答：他从未说过。

问：对的。而纽约警察局收到了个人防护物资，对吗？

答：我相信他们收到了。

问：对的。你寄的，对吗？

答：我没有。

问：没错。因为你不在那里，所以是别人寄的，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现在，你作证了很多关于安全的问题，你认为这是荒谬的，对吗？

答：我作证说这是不必要的。

问：好的。当你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时候，你是否知道郭先生曾被中国的部长和中共的特工拜访过，你知道吗？

答：我知道 2017 年有一次拜访。

问：你知道 2017 年的一次拜访，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他被中共国家安全的特工拜访过，对吗？

答：对的。

问：他们在他的家中拜访过他，对吗？

答：对的。

问：当时他的妻子和女儿还在中国，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当时你知道他是中共“猎狐行动”的主要目标，对吗？

答：那时我还没有为他工作。

问：我的问题是你知道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知道。

问：你是否知道有一个让郭先生返回中国的行动？

答：你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年份和...

问：你曾知道这个事实吗？

答：我被告知过。

问：那是哪一年？

答：2018年。

问：那是你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他有安保的时候，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当他被中共部长拜访时，他受到了威胁，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被告知过。

问：你记得被告知他有被绑架的风险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这是传闻，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上前。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法官说：所以我认为那份冗长的协议已经涵盖了这个问题。

霍顿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显然这是在重复那个事实。

第一个问题是，证人已经表明她没有关于此事的个人知识。因此，问题都是，你被告知了 X 关于 Y 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将 X 和 Y 的事实呈现出来。

法官说：所以她在某个时刻得知他是被中共盯上的，她说了这一点。

霍顿律师说：对。她说她被告知了一些事情。看来他们正试图在这里得到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并通过问，另一个不在场的人告诉你了什么，那句话是什么，以此来证明那个陈述是真实的。

法官说：所以你是以传闻为理由提出反对。

霍顿律师说：我同意这与协议重复，就像您说的那样。但这也是——

法官说：不，我没这么说。

霍顿律师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一定是听错了您的话。

法官说：不，不，不。那长篇陈述是陪审团肯定没有完全吸收的。

霍顿律师说：说得对。我真的没有想暗示什么。这确实是在引出传闻，以证明那个传闻的真实性。他们在问，那个人——没有被确认身份——告诉你什么，那些陈述是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我真的一点也不关心这是否是真的。我只是想表明她知道这一切，然后决定唯一的理由是他有安保，因为称他们为安保听起来比称他们为杂工更好。这是我唯一的观点。

霍顿律师说：所以记录中有足够的证词允许施洛夫女士说提出她刚才说要提出的观点。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那些陈述的真实性。

法官说：嗯，你们试图让它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合法的真实的安保机制。所以现在她试图证明确实存在。

霍顿律师说：这仍然是传闻。而且如果她继续做下一件事，对，我们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反对它的方式；但现在我们正在讨论这一系列以真实性为目的的传闻陈述。

施洛夫律师说：这真的不是——继续说。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只是想说，证人作证说她认为安保是假的。我们可以引出她被告知的所有这些事实；这削弱了她的证词，即安保是假的。就这样。

法官说：这是一种反驳证词的形式，所以我允许。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在公开法庭上)

法官说：继续。

(待定问题重读)

证人说：我不记得了。

施洛夫律师说：

问：你知道有部长从中国到他家，还带来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郭先生住在雪梨酒店时吗？

答：我只知道一次。

问：你已经对此作证了，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现在，让我回到我之前的一组问题。

你记得 2019 年 4 月 25 日，班农先生在 Regis 酒店做了一个演讲吗？你记得那个演讲吗？

答：我——我不记得。

问：好的。你记得在那个演讲之后被要求订购一本书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在金泉工作时，你是雁平指派购买任务的团队成员之一，对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我会问得更清楚些。你记得雁平让你购买或安排一些叫做“零食国家计划”的东西吗？你记得吗？

答：你能再说一遍计划的名字吗？

问：你记得雁平让你为金泉的员工购买零食盒，以确保他们健康吗？

答：记得。

问：好的。你记得和一个叫 Tamara Flores 的人一起工作吗？对吗？

答：我不记得。

问：雁平选择了零食盒并让你订购，对吗？

答：是的。

问：你订购了，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你的工作，对吗？

答：我订购了盒子。

问：Max Krasner 在 2018 年 5 月 29 日加入金泉，对吗？你记得吗？

答：我不记得日期。

问：但你记得他加入时，对吗？

答：我记得是 2018 年。

问：对的。

为了迎接他，你需要采取一些步骤，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你记得雁平让你确保为他准备好带有他名字的文具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她让你确保地板灯被移动，他的桌子被清理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一个叫 Rich Wojcicki，W-O-J-C-I-C-K-I 的人吗？

答：记得。

问：你记得在 2018 年为他预订旅行吗？

答：我——我记得，模糊地。

问：好，你记得为他预订了航班和酒店，对吗？

答：我相信我预订了他的航班。

问：那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对吗？

答：有人让我这么做。

问：对不起？

答：有人让我这么做。

问：那是你工作描述的一部分，对吗？

答：这不是我工作描述的一部分，但我做了。

问：在南卡罗来纳州有一次宣誓证词，对吗？你记得吗？

答：我不记得。

问：郭诉林。郭先生提起了一项民事诉讼，你记得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为那次旅行安排了旅行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那次旅行需要一个翻译，而你不是那个被带去的翻译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 Una Wilkinson 是被带去的翻译，因为你的普通话不够好吗？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记得和珍妮弗-梅尔库里奥一起参加会议吗？

答：我不记得和她一起参加会议。我们是同事。

问：梅尔库里奥女士是董事会成员，对吗？实际上，我收回这句话。她是法治社会的总法律顾问和公司秘书，对吗？

答：是的。

问：你记得梅尔库里奥女士说过 2019 年 9 月 3 日将有一次电话会议，对吗？你记得收到过关于这个的邮件吗？

答：不记得。

问：你记得收到过关于郭媒体的筹款活动和预算的邮件吗？

答：不记得。

问：你记得有一次，梅尔库里奥女士说你在法治社会中的角色是有限的，对吗？

答：我没听到最后那部分。

问：是有限的。你的角色是有限的。

答：我不知道她是否说过。

问：你记得收到过一封邮件，说你不会参与法治社会的运营吗？

答：我不记得。

问：你记得被告知虽然你在董事会，但你不参与该实体的日常运营吗？你不记得吗？

答：我不记得。

问：好吧。让我给你看一些可能帮助你回忆的东西。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上前吗？

法官说：可以。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

问：请不要大声朗读，但我可以指引你看第一页的底部。

霍顿律师说：有问题吗？

法官说：继续。

施洛夫律师说：我在等证人读完，法官大人。

答：我读完了。

问：好的。这是否刷新了你的记忆，告诉你你不会参与法治的运营？

答：没有。

问：没有刷新你的记忆？

答：没有。

问：你平常会阅读你收到的邮件吗？

答：是的。

问：你平常会回复你收到的邮件，对吗？

答：对的。

问：如果你收到一封邮件说你将被排除在邮件链之外，你可能会记得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女士，可以说你有两个硕士学位，对吗？

答：是的。

问：你有一个中国文学的硕士学位，对吗？

答：是的。

问：一个语言学的硕士学位，对吗？

答：应用语言学，对。

问：对的。在你在金泉工作之前，你在哪里工作？

答：中国。

问：在金泉之后，你建立了一个叫做凯氏企业的东西，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之后——你昨天作证说你在谷歌搜索工作，对吗？

答：在谷歌。

问：谷歌，对吗？你是谷歌的全职员工吗？

答：不是。

问：你在谷歌没有办公桌，对吗？

答：没有，我在家工作。

问：你没有全职雇佣在他们那里，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你为 FBI 工作过，对吗？

答：通过一家公司，对。

问：对不起？

答：通过一家公司。

问：好的。通过一家公司你为联邦调查局做过自由职业工作，对吗？

答：对的。

问：好的。那就是在你准备期间在场的联邦调查局，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无关紧要。

法官说：反对无效。

答：不是。

问：有没有另一个你为其做自由职业工作的联邦调查局？

答：是不同的部门。

问：是不同的部门，但还是同一个公司，FBI，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如果现在 FBI 给你一个自由职业的工作，你会做吗？

答：我不知道。

问：好的。说得好。可以说你告诉这些检察官，郭先生的自尊心对郭先生来说是最重要的，对吗？

答：是的。

问：你告诉他们郭先生就是关于郭先生，对吗？

答：是的。

问：你告诉他们你看不到郭先生的任何好处，对吗？

答：那不对。

问：真的。好的。你说你可以作为郭先生的性格证人，这是你告诉这个团队的，对吗？

答：没有。

问：你没有告诉他们你可以作为郭先生的性格证人？

霍顿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

问：你记得说过吗？

霍顿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可以拿 3525 来刷新她的记忆吗。

法官说：她没有说她不记得。她说没有。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反对那个问题，认为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她的回答是没有。

问：你告诉这个团队，你觉得他们更站在你这边，对吗？

答：不，不对。

问：你没有在和他们会面时说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问：在你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会面期间——我是指霍顿先生、芬克律师说、墨瑞女士、弗根森先生——你明确表示你对郭先生没有好感，对吗？

答：那不对。

问：你称他为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对吗？

答：对的。

问：你对这样的人有好感，这是你的证词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

法官说：好的，陪审团成员们。虽然现在才 11:23，我们现在就休息，你们中午回来。记住，你们不允许在自己之间讨论这个案子。不要让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它。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你可以下台了。不要讨论你的证词。

(证人离场)

法官说：你们可以坐下。有没有哪一方在我们休息前需要提出什么问题？

芬克律师说：很简短的，法官大人。为了记录，凯琳女士的直接询问大约是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左右。交叉询问已经进行了大约三个小时十五分钟左右。显然，我们一直在反对，法官大人也大多支持了这些反对，主要是对一些重复回答的问题感到无奈或“哦，真的吗”，这些问题有些争论性，拖延了程序。当然，我们会继续对这些问题提出反对。一般来说，法官大人，政府对这次审判时间的估计是基于我们理解的合理的交叉询问。我认为一般的经验法则是——当然这取决于证人——但如果直接询问是一个小时，通常交叉询问大约是半小时，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有时证人需要一对一的时间。但是从一个小时四十二分钟到三个小时二十分钟，这很多而且我认为有很多重复。所以我们只是想在记录中说明这一点。

法官说：我在等一个回应。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对不起，但我认为芬克律师说的评论不需要回应，我也没有回应。

交叉询问就是交叉询问。如果芬克律师说认为我的交叉询问不好，当然可以在 2255 程序中提出。但我会尽力而为，我也确实尽力完成了我想要的交叉询问。

法官说：我听到的唯一批评是时间太长，因为有重复的问题。确实有重复的问题。所以我希望你能减少重复的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我会尽力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我们休息。

(午餐休息)

下午会议

12:00 p.m.

(陪审团在场)

法官说：你们可以坐下。

重定向询问

由检方律师霍顿先生进行询问：

问：下午好，凯琳女士。

答：下午好。

问：在交叉询问结束时，有人问你关于你过去为 FBI 工作的问题，对吗？

答：对的。

问：你有没有为 FBI 在这个案件上工作过？

答：没有。

问：你有没有为这个案件上的任何人工作过？

答：没有。

问：大体上，你能描述一下你过去为 FBI 做的工作吗？

答：主要是口译、抄写和翻译。

问：你还被问到关于与政府会面的事情。你记得吗？

答：记得。

问：政府有没有告诉你在证词中该说什么，凯琳女士？

答：没有。

问：政府在你作证时告诉你要做什么了吗？

答：唯一告诉我的就是要诚实。

问：你做到了吗？

答：做到了。

问：凯琳女士，你昨天作证说王雁平在面试时间问你是否与中共有联系。你记得吗？

答：记得。

法官说：霍顿先生，请把麦克风靠近你一些。

霍顿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

问：雁平问你是否与中共有联系后，你告诉她你在中国时认识中共成员，她有什么反应？

答：她说，哦，别担心，我也是党员。

问：你理解雁平说她是党员是什么意思？

答：我理解她是中共党员。

问：郭文贵对雁平是中共党员有说过什么吗？

答：我们没有多谈这个，但有时他会开玩笑。

问：他怎么开玩笑的？

答：鉴于他在与中共作斗争，Miles 会开玩笑说，哦，你知道，雁平也是党员。

问：今天有人问你是否记得被郭文贵训斥的事。你记得这些问题吗？

答：记得。

问：凯琳女士，郭文贵什么时候训斥过你？

答：我不记得。

问：郭文贵什么时候训斥过你的同事？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不明确是哪些同事。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我不记得。

问：总的来说，郭文贵对待他员工的态度如何？

答：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心情，当他心情好时，他对人很友善，当他心情不好时，就不那么友善了。

问：什么事情会让他心情不好？

答：事情没有按他的意愿去做。

问：当事情没有按郭文贵的意愿去做时会发生什么？

答：当事情做好时，他会很高兴。

问：当他不高兴时会发生什么？

答：他通常会大喊大叫。

问：他大喊时会说些什么？

答：说我们很愚蠢，我们不懂，我们无能。

问：这种情况有多频繁？

答：相当频繁。

问：郭文贵解雇员工的频率如何？

答：非常频繁。

问：什么原因导致解雇？

答：各种原因。有时他不喜欢他们，有时他不喜欢他们的外貌或穿着，他们的行为。

问：凯琳女士，你作证说你参与了郭文贵在 2020 年搬到康涅狄格的事。你记得吗？

答：记得。

问：你还作证说在为郭文贵工作时，你有时被要求支付费用，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她是被告知的。这不是证词。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

问：凯琳女士，什么时候你被告知不要支付某些费用？

答：有几次。雁平会告诉我，我们对这个不满意，不要支付这个供应商的费用。

问：你参与计划的郭文贵搬到康涅狄格的费用是多少？

答：大约 10 万美元。

问：你被告知要对这 10 万美元的搬家公司账单做什么？

答：最初我被告知不要支付，然后我被告知要求折扣。

问：为什么被告知不要支付 10 万美元的账单？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传闻，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被告知不要支付账单时有什么反应？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无关紧要。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想了解为什么被要求那样做。

问：谁告诉你不要支付账单？

答：是雁平。

问：雁平给出的理由是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传闻。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她说他们工作做得不好，有些物品在搬运过程中受损。

问：你对被告知不要支付账单有何反应？

答：我知道没有物品受损，因为我们有团队在现场监督搬运工，所以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被要求那样做。

问：你作证说还有其他时候你被告知不要支付费用，对吗？

答：是的。

问：你被告知不要支付费用的理由是什么？

答：各种理由。一般来说，我被告知我们对这个供应商不满意。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稍作休息吗？

法官说：可以。

霍顿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问：凯琳女士，在交叉询问中，有人问你是否知道 Saraca 和金泉资金的来源。你记得吗？

答：记得。

问：用于购买 N95 口罩并寄到郭文贵家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答：是法治组织的。

问：法治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答：来自捐赠者。

霍顿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

法官说：重新交叉询问，在范围内？

重新交叉询问：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进行询问：

问：请告诉我们，一个人如何成为中共党员？

答：你被党选中，所以是党直接联系你。通常是在你上大学或大学时。

问：对。是党选择人成为中共党员，对吗？

答：对的。

问：要成为中共党员，你必须是中国国籍，对吗？

答：对的。

问：必须由中共选择，通常是在年轻时被选中，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超出范围，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对。

问：雁平在年轻时——实际上不是孩子——在她被选中成为国外学生时被选为党员，对吗？

答：我不知道她在什么年龄被选中。

问：但你知道她被选为中共党员，然后被允许在法国索邦大学学习，对吗？

答：这两件事不一定有联系。我知道她在法国学习过，也知道她是党员。

问：对。根据你所说，没有人能够对中共说，我不加入你的党，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超出范围。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可以说，如果不留在中共党内，一个人会有被伤害的风险，对吗？

霍顿律师说：同样的反对理由，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可以上前吗？

法官说：可以。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施洛夫律师说：他们打开了这扇门，法官大人，通过问雁平是否是中共党员。有明确的证词，这位专家——这位证人会知道一旦你成为中共党员，就不能退出。这不是一个自由的组织，你不能说拜拜，我走了。雁平在继续担任中共党员方面没有选择。我有权探讨他们留下的错误印象，即她现在（即2018年、2019年、2020年）在整个起诉期间与中共有任何联系。他们决定在重新交叉询问中这样做。我希望我不是在重复，抱歉。

法官说：为什么要提她的中共党员身份？

霍顿律师说：这是为了完成——这是一次简短的采访。这是一个事实——这是雁平在有限的信息交流中提供给她的项目。关于凯琳女士对这个组织了解或不了解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交叉询问。

施洛夫律师说：我特别没有涉及她是中共党员。这在3500材料中随处可见。我没有碰它。我在交叉询问中没有碰它。他们在重定向询问中没有理由提到它。他们给陪审团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这名女子现在在与郭文贵共谋时与中共有联系，因为他们想要显示郭文贵雇佣了她并且与一名中共党员关系密切，因此他不可能反对中共。他们打开了这扇门。

法官说：那么我会让你问一个或两个引导性问题，以使我们达到她会说的，我预计她会说的，“不，你不能与中共在一起”的地步。

施洛夫律师说：我应该能够探讨雁平对她说的她的立场，她不再支持中共，因为这就是他们想要留下的印象。

法官说：那就是两个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好吧，这有点长，法官大人，因为我必须详细说明——要离开中共需要做什么。你不能只是对中共说不。一旦你被选中，你必须留下来。没有退出步骤。如果你想要否定中共，没有否定中共的步骤。

法官说：好的，那是一个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而且雁平明确表示她现在不再是中共成员。

法官说：两个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好吧，那是三个，但好吧，我会试试。

法官说：好的。

(在公开法庭上)

施洛夫律师说：我可以继续吗，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

由辩方律师施洛夫女士进行询问：

问：一旦你被选为中共党员，你就不能退出中共，对吗？

答：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退出。我不知道法律，不知道这是怎么运作的。

问：当王女士与郭先生合作时，她从事的是反对中共的事业，对吗？

答：不完全是。

问：根据你的说法，王女士采取了支持中共的行动吗？

答：你能再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当然。你的证词是王雁平采取了支持中国共产党独裁统治的行动吗？

答：不是。

问：好的。那么她与郭文贵合作时，是从事反对中共的事业，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不一定。

问：好吧，告诉我，你说的“不一定”是什么意思？

答：她所做的工作不一定是反对中共的。她在做她的工作，但她并不总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问：对。她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但她从来没有支持中共，对吗？

答：她从来没有支持过中共。

问：你在重定向询问中作证说你和你的同事被郭先生训斥过，对吗？

答：我说他可能会很严厉。

问：你说他大喊大叫，对吗？

答：是的。

问：说你们愚蠢，对吗？

答：是的。

问：说你们无能，对吗？

答：他说过。

问：他经常这样做，对吗？

答：当他生气时。

问：对。当他四处走动时，他会不停地喊“灾难，灾难”，对吗？

答：我没有说过那样。

问：好的。我没问你是否说过那样。我问你是否知道他那样做过。

答：他有时会那样做。

问：对。当他那样做时，你是他讲话对象的一部分，对吗？

答：有时是，有时不是。

问：好的。这是导致你辞职的原因，还是你的健康问题，还是两者都有？

答：我因健康原因辞职。

问：好的。你提到他解雇了很多人，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从未亲自解雇过一个人，对吗？

答：他给出了解雇的指示。

问：你知道他指示某人解雇另一个人的具体指示吗？你有个人知识吗？

答：有。

问：真的。是谁？

答：你想知道他要求解雇谁，被解雇的是谁？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不，我在问你知道他告诉谁解雇谁。我在问你的个人了解的事情，而不是你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答：他让我解雇一些人。

问：你解雇他们了吗？

答：我解雇了。

问：你有权解雇人。

答：如果老板让我做，是的。

问：好的。你解雇了谁？

答：几个人。

问：是谁？

答：你要名字吗？

问：当然。

答：我不记得名字。我记得角色。

问：你不记得你解雇的人的名字吗？

答：不记得。

问：好的。你提到搬到康涅狄格花费了十万美元，对吗？

答：大约是这样。

问：好的。你没支付那笔账单，对吗？

答：我没支付。

问：你从来没有权限允许任何支付，对吗？

答：当我被要求支付时，我会支付。

问：不。当你被要求支付时，你会去找雁平，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辩论性问题。

法官说：请你澄清你的问题。

问：当你被要求支付账单时，你必须将账单发送给 Max Krasner 或雁平，对吗？

法官说：你指的是所有账单吗？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所有账单。

答：这取决于金额。

问：好的。一笔十万美元的金额，你无法支付，对吗？

答：对的。

问：你作证说你被告知不要支付账单，因为有人对供应商不满意，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坐在这里时不知道那个供应商是谁，对吗？

答：我知道。

问：真的？那个供应商是谁？

霍顿律师说：反对问题中的“真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是的。如果你去掉“真的”。

问：供应商是谁？

答：搬家公司。

问：叫什么名字？

答：搬家公司。Broadway。

问：Broadway Movers。你的证词是 Broadway Movers 没有被支付，对吗？

答：我的证词是 Broadway Movers 是搬家公司。

问：好的。他们被支付了吗？

答：最终，我不知道。

问：所以你不知道他们是否最终被支付。所以我假设你不知道他们在搬运过程中损坏的财产方面有多少争议，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问题的形式，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是问她是否知道请求的折扣金额吗？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

答：我不记得。

问：那不是你的家具，对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当然。被搬运的家具不是你的家具，对吗？

答：不是。

问：你不知道这些家具是否有情感价值，对吗？

答：我知道它有。

问：所以被损坏的家具有情感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有关于不支付供应商的讨论，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我知道没有家具受损。

问：你检查过吗？

答：我没有亲自检查。

问：你见过吗？

答：我不在那里。

问：事实上，你甚至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家具，对吗？

答：我知道。

问：是什么家具？

答：我有一个包含数百页家具的 pdf 文档。

问：数百页家具中哪些家具受损；你记得吗？

答：我不记得。

问：好的。可以说你没有检查过那数百页文档中的一件家具，对吗？

答：搬运时我没有在场。

问：对。你只是做了一个价值判断，决定供应商实际上应该支付，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在搬运现场的同事告诉我，没有任何东西受损。

问：我的问题是——让我重复一下——你在没有检查受损家具的情况下做了一个价值判断，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作证说法治社会支付了 N95 口罩，对吗？

答：其中一个法治组织。

问：是哪个？

答：我不记得。

问：你完全不记得是哪个组织，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好的。所以只问一次这个问题。不要重复。

问：你甚至不记得金额，对吗？

答：不记得。

问：你与这些检察官见过几次，对吗？

答：见过。

问：在任何一次见面时你都没有查过这个金额，对吗？

答：没有。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

法官说：好的。我假设没有再重定向询问了？

霍顿律师说：没有了。

法官说：好的。那么你可以离开了。谢谢。

(证人离场)

法官说：检方可以传唤下一位证人。

问：检方传唤帕里克·秦，法官大人。

法庭书记员说：请举起你的右手，并将麦克风靠近你。

(证人宣誓)

法庭书记员说：请就座，并将麦克风靠近你的嘴。

法官说：先生，请说出你的名字并拼写，并确保你说话声音洪亮。

证人说：我的名字是帕里克·秦。姓氏是 C-H-I-N。

法官说：你的名字。

证人说：哦，对不起。P-A-T-R-I-C-K，帕里克。

法官说：我需要你把麦克风拉近一点，需要你说话声音大一点。

证人说：好的。

法官说：你可以开始提问了。

由检方律师费格森先生进行直接询问：

问：谢谢你，法官大人。

问：下午好，秦先生。

答：下午好。

问：你住在哪个州？

答：我住在德克萨斯州。

问：你从事什么工作？

答：我从事半导体材料的工作。

问：你在半导体材料方面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答：我们为各种客户制作专门的半导体研究。

问：秦先生，你认识郭文贵吗？

答：是的，我认识。

问：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答：我在 2017 年看到过他的一段油管视频。

问：你曾经是郭文贵的追随者吗？

答：是的，我曾经是。

问：你曾经投资过郭文贵推荐的东西吗？

答：是的，我投资过。

问：你现在还是郭文贵的追随者吗？

答：我不是了。

问：我们稍后再谈这个，秦先生。

问：秦先生，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答：我出生在台湾。

问：你在台湾住了多久？

答：24 年，从 1964 年到 1988 年。

问：为什么你成长的时期你的家庭会在台湾？

答：因为我父母双方的家庭原本都在中国大陆，他们在共产革命后搬到了台湾。

问：秦先生，共产革命是什么？

答：我想是在二战之后，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统治政府之间爆发了内战，最终共产党把中华民国政府赶到了台湾。

问：秦先生，你的父母为什么会在共产党的崛起时离开中国大陆？

答：是的。在革命期间，我父亲那边，我的祖父和几个叔叔在共产主义起义期间被残忍地杀害了，所以我父亲得以逃脱并最终移居到台湾。而我母亲那边，他们也是农民、地主和教师，所以他们也被共产党的起义恐吓，最后也搬到了台湾。

问：秦先生，你自己是亲共还是反共？

答：我是反共的。

问：你为什么反共？

答：首先是根据我父母的家庭经历，再加上我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在台湾的成长环境，整体气氛是强烈反共的。

问：秦先生，成长在台湾之后，你搬到了哪里？

答：我在 1988 年搬到加州读研究生。

法官说：你去了哪里？

证人说：学校吗？

法官说：是的。

证人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问：秦先生，你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学习什么？

答：是电气工程系。

问：你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获得了什么学位吗？

答：我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

问：秦先生，自从你 20 多岁来到美国以来，你一直住在这个国家吗？

答：我从 1988 年到 2008 年一直在美国生活和工作。

问：然后在 2008 年，你去了哪里？

答：我在台湾找到了一份工作机会，并搬到了台湾。

问：你在台湾待了多久？

答：我在那里待了十年。

问：在那十年之后，你又搬到哪里，秦先生？

答：我在 2018 年又找到了一份工作机会，并搬回了美国，定居在德克萨斯州。

问：你从那时起一直在这里吗？

答：是的。

问：秦先生，你之前提到过，但请再提醒我们一下，你第一次听说郭文贵是什么时候？

答：我在 2017 年左右看到他的一个油管视频，他讨论了他的采访被美国之音断播的事件。

问：你说的是美国之音。请向陪审团解释一下，美国之音是什么，秦先生？

答：我的理解是美国之音是一家广播或媒体公司。即使在台湾长大，我们也听到过美国之音的广播，有英语和中文广播。我学了一些英语是通过听美国之音。

问：你说你观看的视频是关于郭文贵和美国之音发生的事情，对吗？

答：是的。

问：郭文贵在那个视频中说了什么？

答：显然他与美国之音进行了采访，但那个采访被突然中断了，所以他在后来的视频中声称，这是因为美国之音受到中共的压力，所以他无法继续进行采访。

问：对不起，如果你已经说过了，秦先生，但你观看这个视频大约是什么时候？

答：大约是在 2017 年或 2018 年。

问：观看这个视频和听到郭文贵的说法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答：像这样被突然中断的直播采访，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所以这似乎增加了一些可信度。

问：秦先生，你观看那段视频后，你认为美国之音可能受到了影响，对吗？

答：是的。

问：在观看了那段视频后，你开始多频繁地观看郭文贵的视频？

答：我开始关注他的油管视频，尽量多听他所说的内容，后来也关注了他的推特账号。

问：你读过 G News 吗？

答：G News 是他后来创建的平台，我读过。

问：秦先生，是否有一段时间你开始作为郭文贵的支持者进行义工服务？

答：是的。有很多他的追随者，我认为是在新冠病毒流行开始时，因为那时全世界都很混乱，许多追随者都在讨论新冠病毒流行，我们觉得从中国出来的信息和传入中国的信息非常不透明，所以我们许多追随者自愿翻译来自美国可信来源的新闻和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回中国。

问：秦先生，你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义工工作？

答：我翻译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等相关的新冠病毒流行信息和新闻文章。

问：秦先生，请你提高一下音量，以便大家都能听到。

答：好的。

问：谢谢。所以，秦先生，当你在做这些义工翻译工作时，你与谁合作？

答：我与几个松散组织的小组合作，但后来我花最多时间与一个叫大卫的人合作。

问：大卫的姓是什么？

答：当时我们不知道，但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姓是戴，D-A-I。

问：大卫在哪里？

答：他显然在英国。

问：大卫在这个小组中扮演什么角色？

答：他被认为是这个小组的领导者。

问：你工作的这个小组有名字吗？

答：有一个名字，大致翻译为“战鹰”或“战隼”。

问：为什么叫“战鹰”或“战隼”？

答：我想是因为郭文贵总是在他的 T 恤或帽子上有一个鹰的标志。

问：这个小组，秦先生，是一个农场吗？

答：一开始不是。

问：你自己曾经是农场成员吗？

答：我不是。

问：秦先生，你提到你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关注郭文贵并观看他的视频，对吗？

答：是的。

问：你对郭文贵的财富有什么印象？

答：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问：你为什么有这种印象？

答：通过他所有的布置，他的豪华公寓、游艇和汽车等等。

问：他会说些什么关于他的财富吗？

答：他声称他在中国做建筑或土地开发赚了钱。

问：你提到了他的公寓。他说过他的公寓多少钱吗？

答：他提到过在纽约购买那公寓的过程，我记得一个数字，大约是 8000 万美元。

问：你还提到了他的游艇。他说过他的游艇的质量吗？

答：他的游艇在他的视频中经常出现。他一直在炫耀那艘游艇的建造、内饰和外观。

问：当你观看他的直播时，他通常穿什么样的衣服？

答：他通常穿得非常讲究的西装，有时他会做运动，但通常他穿着漂亮的西装。

问：郭文贵说过什么关于他的衣服吗？

答：他也会炫耀他的西装是由著名裁缝制作的，我不记得名字了。

问：秦先生，当你在关注郭文贵并观看这些视频时，你相信他非常富有吗？

答：当时是的，我相信。

问：秦先生，你熟悉法治组织吗？

答：是的。

问：什么是法治组织？

答：在某个时候，郭文贵宣布成立了法治基金。他声称他会用这笔钱来帮助中国或在中国的亲民主团体或人士。

问：郭文贵说过他会向法治基金捐赠自己的钱吗？

答：我记得他说过他的家人会向这个基金会捐赠一大笔钱。

问：你记得多少钱吗？

答：我记得一个数字，大约是 1 亿美元。

问：秦先生，你当时认为他非常富有，对吗？

答：是的。

问：那时，你相信郭文贵能向法治基金捐赠一亿美元吗？

答：当时根据他的说法，我相信。

问：秦先生，你向法治基金捐赠过吗？

答：这个基金，我在一段时间内做了几笔小额捐赠。

问：总共大约捐赠了多少？

答：几百美元，大约 200 多美元。

问：秦先生，除了这些捐赠，你是否曾经投资于郭文贵推广的某些机会？

答：是的，后来有两个声称的投资机会，我确实投资了。

问：大约什么时候你投资了？

答：2020 年初。

问：你记得大约是几月吗？

答：应该是 5 月；4 月或 5 月。

问：秦先生，你投资了什么机会？

答：有两个。他声称他会成立一个平台，一个社交平台，媒体平台，以进一步传播不受外部力量影响的新闻，将这些新闻传回中国。

问：那个平台叫什么名字？

答：是——是 GTV。

问：你尝试投资 GTV 吗？

答：当时他声称 GTV 只为大投资者开放，最低限额大约是 10 万美元。所以对于小投资者，他创建了不同的投资路径。

问：秦先生，你投资了多少到 GTV？

答：那是 1 万美元。

问：你说有一个 10 万美元的限额，对吗？

答：是的，他声称那些是为邀请的特别投资者准备的。

问：那么你把 1 万美元投资到哪里了？

答：那 1 万美元连同其他追随者或投资者的钱一起被发送到了一个名为郭媒体的实体，郭媒体的银行账户在亚利桑那州。

费根森律师说：可以请洛夫特斯小姐展示标记为政府证据 VC11 的文件给证人吗？秦先生，这是你发送钱的银行信息吗？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说：政府提供政府证据 VC11。

卡马拉珠律师说：不反对。

法官说：证据被接纳。

(政府证据 VC11 被纳入证据集)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小姐，我们可以展示吗。

问：秦先生，这是你发送钱的银行信息吗？

答：是的。

问：秦先生，你说这是你向 GTV 投资的 1 万美元的银行账户，对吗？

答：对的。

问：你为什么把你的 GTV 投资发送到郭媒体的账户？

答：嗯，我们被告知小投资者不能直接投资 GTV，我们需要通过 VOG (郭媒体) 的账户将钱集中起来。

问：谁告诉你要把钱集中发送到郭媒体的账户？

答：郭文贵在他的视频中说的，还有一个叫 Sara Wei 的女士。

问：Sara·魏是谁？

答：她是郭文贵早期的狂热支持者之一。

问：她与郭媒体有什么关系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回答。

答：我从 Sara 的电子邮件中收到这个指示。

问：洛夫特斯小姐，我们能展示标记为政府证据 VC9 的文件给证人吗？

问：秦先生，这是你从 Sara Wei 那里收到的另一份文件吗？

答：对的。

问：政府提供政府证据 VC9。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证据被接纳。

(政府证据 VC9 被接纳为证据)

问：秦先生，你能读一下这份文件上面的内容吗？

答：当然。“兹有所有人知晓——”

问：哦，对不起，是上面加粗的部分。

答：好的。有限用途代理协议。

问：秦先生，你对这个文件的理解是什么？

答：当时，这是这项投资的合同。

问：你和谁之间的合同？

答：和 VOG，郭媒体，Sara 的账户。

问：你签了这个文件吗？

答：是的，我签了。

问：你有没有收到这个文件的对方签署的副本？

答：我没有。

问：谢谢，洛夫特斯小姐，我们可以把这个文件拿下来。

问：秦先生，你对你寄给 VOG 的 1 万美元有什么理解？

答：理解是这笔钱会被集中起来达到 10 万美元的门槛，以便投资于 GTV。

问：你为什么想投资 GTV，秦先生？

答：当时，我们忙于翻译文件，他声称 GTV 将成为一个新的社交平台或媒体平台，传递信息。

问：你为什么想用自己的钱投资你认为的 GTV？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了。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它反复被声称这个新的社交或媒体平台会通过广告做得很好，盈利。

问：郭文贵关于你在 GTV 投资的回报说了什么，秦先生？

答：他说了非常大的数字，很多很多的回报。

问：当你投资 GTV 时，你相信郭文贵吗？

答：当时是的，我相信有回报的可能。

问：秦先生，如果你知道郭文贵把 GTV 投资者的资金转移到对冲基金，你还会投资 GTV 吗？

答：很可能不会，因为我单纯地认为这笔钱会用于建设平台，而不是再投资。

问：现在，秦先生，你寄给 VOG 的钱发生了什么？

答：因为我没有收到任何来自 VOG 的回信或收据，经过几次邮件询问后，我产生了怀疑，还有其他离开这个组织的追随者也提醒我这可能是个骗局。所以我联系了我的银行，这家银行通过电汇将钱汇到富国银行，银行的投资者联系了富国银行，几周内，富国银行拦截了那笔电汇并把那 1 万美元退还给我。

问：所以最终你收回了寄出的 1 万美元，对吗？

答：是的。

问：秦先生，大约多久联系银行举报诈骗？

答：大约两周。不超过一个月。两周左右。

问：秦先生，这 1 万美元转给 VOG 是你唯一与郭文贵相关的投资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

法官说：驳回。

问：秦先生，你还投资过其他郭文贵推广的机会吗？

答：是的，还有一个叫 G 币的。

问：你投资了多少到 G 币？

答：也是 1 万美元。

问：你大约什么时候投资 G 币？

答：大约在同一天或第二天，这两笔投资都是通过电汇的。

问：当时，秦先生，你对 G 币的理解是什么？

答：当时我听到一些声称说这笔钱会用来建立一种加密货币或购买贵金属作为运动的基础。

问：你说的贵金属，指的是什么？

答：黄金。他经常提到黄金。

问：秦先生，你把 G 币的钱寄到哪里了？

答：寄到了纽约的一个 Capital One 银行账户。

问：洛夫特斯小姐，我们可以展示标记为政府证据 VC7 和 VC8 的文件给证人吗？

问：秦先生，这些文件是什么？

答：这是追随者从一个网络链接上获取的电汇指示。

问：政府提供政府证据 VC7 和 VC8。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证据被接纳。

(政府证据 VC7 和 VC8 被接纳为证据)

问：我们可以展示吗，洛夫特斯小姐。

问：秦先生，你说这些是通过网络链接发送给追随者的电汇指示，对吗？

答：对的。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小姐——我首先要关注左边的那个，秦先生。洛夫特斯小姐，可以放大这个部分吗？

问：好的。秦先生，在最上面写的是 G 币预购。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下面列出的银行账户名称是什么？

答：银行账户名称。那是 GTV 媒体集团。

问：秦先生，你知道为什么 G 币的钱会被寄到 GTV 媒体集团吗？

答：当时，这并不明确，因为这两个实体都是由 Miles 本人推广的，所以一切都与 GTV 有关

费根森律师说：你可以缩小这个画面，洛夫特斯小姐。请放大右边的部分。

问：好了，秦先生，这部分显示了邮寄支票。收款人是谁？

答：收款人是 GTV 媒体集团。

问：好的。你看到大约中间或者稍微偏下的部分有提示，说 G 币会收到多少吗？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然后下面有一个图表。秦先生，你看到这个图表了吗？

答：看到了。

问：你能解释一下图表中显示的内容吗？

答：看来是你买得越多，得到的越多。你支付超过一百美元，你会得到 120。

费根森律师说：谢谢你，洛夫特斯小姐。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拿下来。

问：秦先生，当你寄出 1 万美元购买 G 币时，当时新闻中报道的关于加密货币的情况如何？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

法官说：请上前一步。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法官说：当时新闻中发生了什么？

费根森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这与当时加密货币的推广有关。证人会证明当时加密货币在新闻中非常火爆，这是一个新兴的热门趋势。他不会说这些确切的词。我只是略加编辑。我相信只有反对问题形式，法官大人，不是相关性。

卡马拉珠律师说：因为询问证人一般新闻中的任何话题，包括加密货币，是不适当的。如果您问这个证人的具体问题，也许可以——

费根森律师说：我可以问他，当时他阅读了哪些关于加密货币的信息。

卡马拉珠律师说：即使是那样，我也不知道其他加密货币的推广与本案有什么关系。

费根森律师说：他只是会说，有很多关于加密货币的信息，那个币就像，您知道，非常火爆，这是他投资的原因之一。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仍然不确定——

法官说：你可以问他是什么促使他购买这种投资。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

法官说：好的

(公开法庭)

问：秦先生，除了郭文贵的声明，还有什么促使你在那个时候购买 G 币？

答：一般来说还是支持这个运动，以及潜在回报的声称。

问：你以前投资过加密货币吗？

答：没有。

问：郭文贵说过投资 G 币的风险吗？

答：也是被极大地淡化了，基本上只是提到其他加密货币的成功，这个不会失败。

问：秦先生，你寄给 GTV 的购买 G 币的钱发生了什么？

答：和其他电汇一样，我没有收到任何收据。所以当我联系我的银行时，我报告了两笔电汇，所以他们也联系了 Capital One 银行，但 Capital One 银行说钱已经存入或提取，所以那笔钱当时没有退还。

问：你有收到任何加密货币吗？

答：我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问：你有收到收据吗？

答：没有。

问：最终，秦先生，你有收到那笔钱的退款吗？

答：几年后，通过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公平基金，他们最终退还了一些投资者的钱。

问：你提到证券交易委员会你指的是什么？

答：SEC。

问：通过 SEC 退还给你的钱，你收到的是 100%的退款还是少于 100%？

答：每个人收到了大约 92% 的退款。

问：郭文贵有偿还那缺失的 8% 吗？

答：没有。

问：秦先生，你提到向银行报告并试图撤回你的投资。是什么让你对你的投资产生怀疑？

答：首先，我没有收到任何收据，这是最大的警示；同时，还有更多人离开了团队，我们也互相交流，他们开始警告我这可能是一个骗局。

问：那对你有什么影响？

答：我觉得所有的好意，不仅是我，很多人都被滥用了，我们试图支持一个民主运动，但是我们被骗了。

问：你说其他人警告你。你能描述一下为什么你认为其他人的警告在你的怀疑中起了作用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形式和传闻。

费根森律师说：这只是为了效果，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现在的感觉是，这就像其他邪教一样，对吧？当你相信时，你相信领导者，你不能提出问题，但后来有些人，所谓的“觉醒”了，能够对我产生影响，是的。

问：你用了“觉醒”这个词。为什么你用“觉醒”这个词？

答：这是我的感觉，因为我离开了这个组织后，我感觉很解脱。

问：谁是这个组织的最终领导者，秦先生？

答：郭文贵。

问：秦先生，对于还在组织中的人，这些人对离开组织的人有什么看法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驳回。你可以回答。

证人说：可以吗？

法官说：请说。

答：好的。一开始，有少数人离开，他们很快被贴上叛徒或中共间谍的标签。当时这很令人震惊，但看起来是可信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越来越多的人被贴上中共间谍的标签，这变得不太合理了。而且这几乎违背了他原本的民主运动的意图，因为在团队中，人们似乎不能有不同的声音。

问：秦先生，当你还是一个信徒时，你认为你是其中的一部分？

答：我试图专注于翻译工作，收集新闻、医疗信息，并尝试翻译这些内容，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大的民主运动的一小部分。

问：回头看，你认为你实际上是什么的一部分？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驳回。你可以回答。

答：现在我相信那是一个非常精心策划的骗局。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可以给我点时间吗？没有进一步的问题。

法官说：交叉询问。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谢谢，法官大人。

交叉询问

由辩方律师卡马拉珠先生进行询问：

问：秦先生，可能我们这边麦克风有点问题，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答：是的，我能听到。

问：好的，谢谢。下午好。

答：下午好。

问：我想从你和检察官谈到的开始。我相信，你提到你的家庭搬到台湾，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中犯下的暴行，对吗？

答：是的。

问：我相信你说这是因为共产党内部的内讧，对吗？

答：这被称为内战。

问：好的，一场内战。所以是一场内部冲突，对吗？

答：在中国内部，是的。

问：一个共产党的一部分成员不愿意释放另一部分成员，对吗？

答：你能再说一遍吗？

问：当然。让我这样问。离开中国共产党非常困难，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继续。

答：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似乎是这样。

问：好的。你说——如果我记错了，请纠正我，但你提到过有一个政府搬到了台湾，对吗？

答：1949 年之前的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现在那个政府在台湾。

问：好的，所以 1949 年之前在中国存在的政府现在在台湾。

答：对。

问：好的，所以这是一个与掌控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对立的政府，对吗？

答：这涉及到政治。

问：我只是问你的理解。

答：这是目前控制或统治台湾的政府。

问：好的。但那个在台湾的政府认为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他不能作证那个政府的想法。

法官说：反对成立。

问：好的。让我问你，你的理解是这样吗？

答：不，不是现在。过去可能是。

问：好，没关系。

法官说：20 世纪 40 年代共产党敌人的领导人是谁？领导人叫什么名字？

证人说：那是蒋介石

法官说：他去了台湾吗？

证人说：他去了台湾。

法官说：请继续。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问：现在你提到过，我相信，你第一次遇到郭文贵是在油管上，对吗？

答：对的。

问：那是在 2017 年，对吗？

答：大致是的。

问：好的。你第一次看到郭文贵的内容是关于他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对吗？

答：不是采访本身。他提到的，讨论了那个采访。

问：对。那是一个讨论美国之音采访的视频，对吗？明确一下。

答：对。

问：你说他声称中国共产党断播了采访，对吗？

答：他声称美国之音由于中共的影响断播了采访。

问：好的。你用“声称”这个词是因为你对此持怀疑态度吗？

答：我无法验证，对吗？

问：好的。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无法知道，对吗？

答：不。

问：那时和现在都无法知道，对吗？

答：现在其实有更多信息，但我还是不能亲自验证。

问：对。所以你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否试图让郭文贵噤声，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已问及已答，法官大人。

法官说：成立。

问：我认为你提到过——我不是指郭文贵的采访，而是之前——你曾经在台湾看到过美国之音，对吗？

答：没有看到；只能听短波电台。

问：好的。在台湾访问美国之音困难吗？

答：在台湾不困难。

问：好的。在中国大陆呢？

答：困难。

问：为什么？

答：我听说在中国大陆听外部广播是非法的。

问：当你说外部广播时，这也适用于社交媒体吗？

答：我长大时没有社交媒体。这些只是广播，单纯的广播。

问：好的。所以审查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根据你的理解，这是 GTV 背后的一个想法，对吗？

答：当时这是声称，我相信那是正确的。

问：这是基于突破所谓的“中国防火墙”的想法，对吗？

答：我听说过这个说法，是的。

问：你怎么理解“中国防火墙”这个词？

答：我的理解有限，但通常是指审查。

问：好的。谁在进行审查？

答：中共。

问：好的。所以 GTV 的目的是为了突破这一点？

答：那是它声称。

问：好的。那你当时认为这些看起来是合理的吗？

答：当时，我，我相信。

问：你知道 GTV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吗？

答：没有。那从未被明确解释。

问：好的。所以现在我不问解释了什么；我只是问你是否相信这会发生。

答：不。我不会知道，不。

问：你见过检察官，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在多个场合，对吗？

答：远程会议，是的。

问：对。无论是远程还是面对面，你都见过他们很多次，对吗？

答：对的。

问：那时候有 FBI 探员在场，对吗？

答：对的。

问：有人在做记录，对吗？

答：在远程会议中我看不清。

问：面对面的会议呢？

答：我没有看到他们做记录。

问：好的。所以你没有观察到有人做记录。但你是不是告诉检察官，你认为 GTV 可以通过卫星技术突破中国防火墙？

答：不，我没有说过。

问：所以你从未提到过星链，对吗？

答：没有。

问：所以如果有记录反映出这些东西，那么那些记录是错误的，这是您的证词吗？

答：卫星和星链，不。

问：现在，当你谈到寄给魏女士的钱时，你称之为郭声音或郭声音媒体，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郭媒体是一家社交媒体公司，对吗？

答：郭媒体声称想做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平台从未被建立过。只是一个名字郭媒体。这是我的理解。

问：所以你的证词是郭媒体实际上从未广播过任何东西？

答：不。郭——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那不是证词。

法官说：驳回。你可以回答。

答：郭媒体从未直播过任何东西。所有的直播都是由 Miles 或 Sara，我不确定郭媒体的标签是否被贴上，但每个人都知道它来自同一个人。

问：我问你的原因是因为你作证说郭媒体是一家社交媒体公司，对吗？

答：郭——郭媒体是一家社交公司？我记得他声称郭媒体将建立一个社交平台，但仅此而已。

问：好的。这与你对 GTV 的说法相同，对吗？

答：这些名字被他和其他人交替使用，并未明确区分郭媒体和 GTV。我的记忆是这样的。

问：好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断。所以当你在 2020 年 5 月投资时，你认为你是在投资郭媒体吗？

答：当时钱被寄到郭媒体账户，应该是为了凑够 10 万美元的门槛，以便能够投资——无论如何，那将是郭媒体，是的。

问：所以你寄给魏女士的 1 万美元，你打算投资于郭媒体，这是你的证词？

答：这是我们被告知的钱将去的地方。

问：好的。我们谈了一下魏女士。你对她的评价不高，对吗？

答：她一开始是个强烈的支持者，后来我停止听她的东西。

问：你认为她不太聪明，对吗？

答：那是个人意见。

证人说：我必须回答吗？

法官说：是的，你可以回答你是否认为她聪明。

答：我认为她受教育程度不高。

问：事实上，你告诉过检察官她不称职，对吗？

答：我不认为我告诉检察官她不称职。她不——我不记得我是否用过这个词，但——

问：好的。暂且不说你是否用了那个特定的词。你是否向他们表达过任何词，暗示你认为她不称职？

答：任何词。我不认为我能准确记得。

问：先生，在你的直接证词中，你多次提到你认为郭先生说的话，对吗？

答：对的。

问：你从未与郭文贵本人交谈过，对吗？

答：没有，我没有。

问：好的。所以他没有亲自对你说那些话，对吗？

答：不是对我个人说的。

问：那么你是从哪里听到的？

答：我从哪里听到？

问：你是从哪里听到的？

答：主要是推特和油管。

问：比如推特帖子还是其他？

答：推特帖子。

问：所以是打字的推特帖子吗？

答：主要是视频帖子。

问：好的。哪些视频？

答：他发布了很多很多视频。

问：好的。告诉我他淡化 GTV 投资风险的视频？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驳回。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回答。

答：我在我的记录中有这些视频。我现在不能命名日期，但有一个视频中他说钱会快速增长。

问：他具体说了什么，先生？

答：在我记得的一个视频中，他说钱在过去几天里增长了很多。一旦向更多投资者开放，这将极大地增长，非常大的数字。

问：他在哪个视频中承诺了高回报？

答：在他的视频中，他会承诺几百甚至更多的高回报。

问：哪个视频？

答：再说一次，我翻译过的视频。

问：好的。但检察官没有问你关于那个特定视频的事情，对吗？

答：在早期的邮件沟通中，我转发了一些链接给调查员。

问：好的。但在你在这个法庭上的证词期间，检察官没有给你展示任何这些声明，对吗？

答：在这个法庭上——

法官说：当检察官问你问题时，他有没有给你看刚刚的视频？

证人说：展示视频，不，没有视频。

问：现在你在直接证词中作证说你相信郭文贵关于高回报的说法，对吗？

答：当时是的。

问：在你与检察官的第一次会议中，你告诉他们你认为他的回报预测是荒谬的，对吗？

答：他声称每个人都会拥有一艘游艇。这显然是荒谬的。我不相信。

问：好的。所以你不相信每个人都能买游艇；你认为那是一个荒谬的说法，对吗？

答：当时那个数字对我来说也是荒谬的。

问：对。他预测的回报在你看来是荒谬的，对吗？

答：那些大数字不合理。

问：好的。事实上，你还告诉检察官你对 GTV 投资没有任何回报预期，对吗？

答：当时我的心态是如果有回报很好；如果没有回报，我就当作捐赠给一个事业。

问：对。因为最终你将钱寄给 GTV 的目的是支持 GTV 突破中国防火墙的任务，对吗？

答：当然也有一些回报的期望。

问：但你刚刚作证说如果没有回报也没关系，你就当作捐赠给一个事业？

费根森律师说：已问及已答。

法官说：成立。

问：现在 GTV 的任务对你个人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你还有家人在中国，对吗？

答：有远亲，是的。

问：好的。你有没有看过郭文贵宣布 GTV 私募的视频？

答：宣布私募。有很多视频在那段时间。我不确定哪一个宣布。但当时我看了很多。

问：2020 年 4 月 20 日的一个呢？你看过吗？

答：我不能准确记得日期。

问：你记得看过 2020 年 4 月他的任何视频吗？

答：我不记得日期。我可能看过，但我——

问：好的。那么你第一次听说 GTV 投资机会是什么时候？

答：也是在那个时间段，他一直提到投资机会。

问：当你说“在那个时间段”时，你是指 4 月时间段吗？

答：4 月甚至 3 月底，我记得有提到过这个机会。

问：好的。他在视频中提到这些，对吗？

答：油管。对的。

问：油管。你的证词是你从未在郭媒体平台上看到他讨论 GTV 私募？

答：我不清楚这两者之间的确切区别。

问：好的。现在，当你在评估你将要进行的 GTV 投资时，你认为这是一个风险投资，对吗？

答：当时我认为是的，这是有风险的。

问：你对进行这项投资感到不确定，对吗？

答：我有怀疑，是的。

问：你没有联系郭文贵并试图解决这些疑虑，对吗？

答：我没有。

问：但是你确实联系了某人来解决这些疑虑，对吗？

答：我把钱寄给了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是的。

问：那么，你是否与一个叫 Bird 的人讨论过你对 GTV 投资的担忧？

答：有一个叫 JamesBird 的女士，不只是 Bird，是 JamesBird。

问：好的，谢谢。所以你在投资之前与 JamesBird 讨论了你的担忧？

答：有讨论。

问：我只是想弄清楚，那是与 JamesBird 的讨论吗？

答：我的理解是她也投资了。在投资之前，有关于是否投资的讨论。

法官说：你说 Jane Bird 吗？

证人说：James。

法官说：James。

证人说：姓 Bird，但她是个女性。

法官说：所以她的全名是 JamesBird？

证人说：那是她网上名字。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问：所以我想明确一下，以便记录清楚。当你提到讨论时，你指的是你和名叫 JamesBird 的人的讨论吗？

答：是的。

问：根据这些讨论，然后你进行了你的投资，对吗？

答：还和几个人讨论过，现在不记得名字了；但至少是和 JamesBird 讨论过。

问：好的。所以你在决定投资之前与 JamesBird 和其他几个人进行了讨论，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歪曲事实。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好的。你和 JamesBird 以及其他几个人讨论了你的投资决定；对吗？

答：是的。

问：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郭文贵，对吗？

答：没有。

卡马拉珠律师说：尊敬的法官，我可以稍作整理吗？

问：现在在你进行 GTV 投资时，你也说过你在为该运动进行一些翻译工作，对吗？

答：对的。

问：那么你到底在翻译什么？

答：例如，当时是新冠病毒疫情，有很多死亡或感染在中国国内和国外。我收集了来自几个不同国家的感染趋势并进行比较。解释说，对于传染病来说，统计上不太可能有零或非常低的感染数字。因为大多数其他国家有某种趋势，但从中国看到的统计数据从数学角度来看显得很奇怪，从数学的角度来看。

问：所以你翻译的材料是健康信息，你试图帮助中国的人，对吗？

答：只是为了提醒他们注意接收到的信息，要有第二种观点。

问：因为在中国通常只允许一种观点，对吗？

答：中国是由中共控制的。

问：对。所以只允许中共的观点，对吗？

答：具体来说是关于健康信息的。

问：当然，我们就谈这个。

答：看起来似乎发布的数据只有一种。

问：你在直接问询中证实郭先生也在谈论新冠病毒，对吗？

答：是的，他也讨论新冠病毒。

问：你翻译了一些他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对吗？

答：我翻译的大多数信息是从美国收集的公共信息。他的一些讲话我翻译成英语，也包含了他对新冠病毒的看法。

问：所以你翻译了郭先生关于新冠病毒和其他事情的“讲话”，对吗？

答：是的，关于新冠病毒和其他事情。

问：比如其他什么事情？

答：比如中国大陆的腐败有多严重，等等。

问：你认为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中国人民很重要，对吗？

答：只是为了可能打开更多的信息流或新闻流。

问：你在直接问询中证实你不再是他的追随者，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什么时候停止成为他的追随者的？

答：从我没有收到我的投资收据时。

问：那是在 2020 年夏天吗？

答：是的。从我请调查员进行调查时。

问：对不起先生，您回答完了吗？

答：完了。

问：自从你不再是郭先生的追随者后，你还在追踪他发布的信息吗？

答：我没有追踪他的信息。

问：自从你不再是他的追随者后，你还在关注郭先生的生活吗？

答：没有。

问：所以你不知道他是否仍然富有，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有时在油管上会出现那些视频，但我没有主动追踪或搜索他的动向。

问：所以你不知道他是否仍然有一艘游艇，对吗？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已问答。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知道我以前没问过这个问题。

法官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可以回答，先生。

答：问题是什么？

问：你不知道他是否仍然有一艘游艇？

答：我不知道。我没有关注他的情况。

问：好的。所以我不一一列举；我会总结一下。你在视频中看到的所有奢侈品，你还记得你和检察官一起作证的吗？

答：我没有关注，所以——

问：好的。所以你不知道他是否仍然拥有这些东西，对吗？

答：有视频显示他在那间公寓或游艇上。但他是否仍然拥有这些，我不知道。

问：你在直接问询中证实你认为你“觉醒”了，因为你和几个朋友谈过，他们告诉你这是个骗局，对吗？

答：基本上是几个在我之前离开群组的前追随者。

问：那些前追随者中有任何人在中国吗，先生？

答：有一个朋友是以前的熟人。她住在中国，但她也旅行。她也在跟随郭文贵的视频。她也单独联系我并警告我这看起来不对劲。

问：好的。这个朋友住在北京，对吗？

答：我说她也在海外旅行。我不确切知道。

问：你说郭先生最初的声明之一是美国之音因压力将他撤下，对吗？

答：那是他的声明。

问：那是在 2017 年发生的，对吗？

答：我不知道确切日期，但我认为那是在 2017 年。

卡马拉珠律师说：请出示 DX STIP-001。请看第 5 段。

问：先生，你能读一下第一句话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麻烦您为他放大显示。

答：“为了执行 2017 年猎狐行动的部分目标，中国政府指派了一个特别指定的行动小组，该小组通过使用互动计算机服务和电子通信系统来诋毁和骚扰包括郭先生在内的个人。”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然后我们可以突出显示“该小组针对郭先生的策略”这句话。并一直到句子的末尾。

问：你能读一下这句话吗？

答：“该小组针对郭先生的策略包括使用由该小组操作的匿名社交媒体账户，并施压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删除郭先生及其在美国的关联人员的社交媒体账户。”

问：你能读下一句话吗？

答：“这些努力是中国政府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阻止、干扰和骚扰郭先生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平台传播和讨论不受欢迎的内容。”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

法官说：重定向询问。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法官。

重定向询问

由检方费格森律师进行提问：

问：针对郭媒体和 GTV 之间的区别，你被问了问题还记得吗？

答：是的，我被问及了。

问：你对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清楚吗？

答：当时不是很清楚；都是由郭文贵指挥的。

问：当你向 VOG 汇款一万美元时，你理解这些钱会用来做什么？

答：根据声明，这些钱会被汇集起来达到十万的门槛，以便投资于郭媒体。

问：是郭媒体还是 GTV？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法官。已问答。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刚才你被问到郭先生说自己是被中共针对的，你还记得那些问题吗？

答：是的。

问：郭文贵说过你的 GTV 投资回报率是什么？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范围问题。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他声称有很大的回报，基于其他现有社交媒体或媒体公司的回报。

问：那么你的 GDollar 投资呢，他说过回报率是什么？

答：他声称首先这将吸收大量资金。然后暗示基于其他加密货币的成功，这也将成功。

问：当你是追随者时，你相信郭文贵的话吗？

答：当时我相信。

问：实际上，先生，你在这些投资中赚钱了还是亏钱了？

答：我亏钱了。

问：郭文贵偿还了你的损失吗？

答：没有。

问：你现在还是郭文贵的追随者吗？

答：不是。

问：为什么？

答：我认为他欺骗了许多人的善意和我们的精力与时间。我们试图做些好事，但被欺骗了。

费格森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

法官说：再次交叉询问。

卡马拉珠律师说：很简短，法官。

再次交叉询问

由卡拉马珠先生提问：

问：你证实郭文贵没有偿还你的损失，对吗？

答：对的。

问：你曾经问过他吗？

答：没有。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法官。

法官说：好的，先生。你可以下台了。谢谢。

(证人退场)

法官说：检方可以传下一个证人。

检方律师芬克律师说：政府传唤史蒂尔·肖滕海默。

史蒂尔·肖滕海默作为政府证人被传唤

宣誓后作证如下：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

芬克律师说：谢谢，法官。

直接询问

由检方律师进行提问

问：下午好。

答：你好。

问：肖滕海默女士，你住在哪个城市？

答：德克萨斯州，达拉斯。

问：你在哪里工作？

答：我在海曼资本管理公司和环保股权管理公司工作。

问：什么是环保股权管理？

答：环保股权管理是一家专注于自然资本的私募股权公司。

问：那是什么意思？

答：我们在私募市场投资环境策略，主要购买生地。

问：什么是海曼资本？

答：海曼资本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由凯尔·巴斯于 2005 年创立，过去主要专注于事件驱动的对冲基金。

问：肖滕海默女士，您是如何同时工作于两个不同的实体：环保股权管理和海曼资本？

答：海曼资本完全由凯尔·巴斯拥有；而凯尔是环保股权管理的主要合伙人。

问：您刚才说海曼资本是事件驱动的——对不起，您使用的术语是什么？

答：它是一个全球事件驱动的对冲基金经理。

问：什么是对冲基金经理？

答：对冲基金经理是管理对冲基金的人。对冲基金是通常具有投资任务或策略的集资工具。

问：那么 海曼资本 是事件驱动的是什么意思？

答：事件驱动型投资通常涉及某种触发投资主题或焦点的催化剂。

法官说：您能举个例子吗？

证人说：好。例如，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就是一个事件。两家公司合并也是一个事件。如果一个国家决定贬值他们的货币，这也是一个事件。

问：肖滕海默女士，您在海曼资本工作多久了？

答: 我自 2006 年 4 月以来一直在海曼工作，所以刚满 18 年。

问: 您在海曼资本的职称是什么？

答: 我是投资者关系总监。

问: 您担任这个角色多久了？

答: 我一直在投资者关系部门，但担任总监职务大约有 15 年了。

问: 您能简要向陪审团成员描述一下您作为投资者关系总监的一般职责和责任吗？

答: 好。我是所有现有投资者的主要联系人，同时也是我们向潜在投资者进行营销的主要联系人。我还负责凯尔的日程安排以及他的媒体露面。

问: 您提到了凯尔。凯尔·巴斯在海曼的职称是什么？

答: 他是海曼资本管理的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

问: 我想关注 2020 年的时间段。在那段时间，肖滕海默女士，海曼的客户类型有哪些？

答: 那时海曼的客户包括高净值个人、家族办公室、捐赠基金还有机构投资者。

问: 什么是家族办公室？

答: 家族办公室是——这是一个专门管理家族财富的投资办公室。

问: 海曼有多少员工？

答: 今天？还是 2020 年？

问: 您能分别说明今天和 2020 年的情况吗？

答: 2020 年大约有八人。今天是六人。

问: 2020 年，海曼的管理资产总额大约是多少？

答: 大约 4 亿美元。

问: 管理资产总额是什么意思?

答: 管理资产总额是我们代表投资者投资的资本总额。我们对资产配置和投资决策有直接控制权。

问: 作为您职责的一部分, 您是否偶尔也会管理凯尔·巴斯的日程?

答: 有时会。

问: 根据您在安排日程方面的参与, 凯尔·巴斯是否会在媒体上露面?

答: 是的。

问: 您能大致给陪审团成员描述一下, 凯尔·巴斯在金融行业的公众形象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 反对问题形式。

法官说: 反对有效。

问: 根据您在安排日程方面的参与, 凯尔·巴斯是否会在媒体上露面?

答: 是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 已问并已回答。

法官说: 反对有效。

问: 他会参加什么样的媒体露面?

答: 凯尔参加过许多媒体露面, 包括 CNN 国际频道、彭博社、CNBC、CNBC 亚洲频道。

问: 在 2020 年及之前, 凯尔·巴斯的媒体露面频率如何?

答: 通常至少每月一次。

问: 在 2020 年及之前, 凯尔·巴斯是否对中国共产党有公开的立场?

答: 是的。

问: 那是什么立场?

答: 凯尔对中国共产党持负面看法, 更广泛地说对中国经济持负面看法。

问: 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什么?

答: 我也持负面看法。

问: 为什么?

答: 我持负面看法, 因为我不认同不允许人们信仰宗教, 并因此将他们关进集中营的做法。

问: 肖滕海默女士, 任何人都能投资海曼资本的金融产品吗?

答: 不能。

问: 为什么不行?

答: 因为海曼资本管理的基金依赖于 3(c)(7) 豁免, 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向合格购买者进行市场营销和接受他们的注资。

问: 什么是 3(c)(7) 豁免?

卡马拉珠律师说: 反对, 法官大人。能否开个短会?

法官说: 好的。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的反对意见是，肖滕海默女士并没有被作为证券法规的专家证人通知或提供，但她被问及——我预计还会继续被问及——对《投资顾问法》和各项证券法规的各种解释。这应由专家证人在法庭提供。

法官说：您只是询问她是否具备某种投资资格吗？

芬克律师说：是的，她并未被作为专家证人提供，但她是一个普通证人，她的工作是评估某人是否能成为海曼的投资者。这与这里的所有行为都非常相关。

法官说：任何普通的财务顾问都知道这不是专家证言。

卡马拉珠律师说：在 Bilzerian 案中，法官大人，美国诉 Bilzerian 案，第二巡回法院批准使用专家证言来解释 SEC 法规。

法官说：确实如此。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想明确一下这不是我们要走的方向。

法官说：我的感觉是我们并没有走到那一步。

芬克律师说：她并不是在解释法规，而是解释她对投资海曼的要求的理解，这与她评估郭先生在海曼的投资资格非常相关。那是她的工作。所以确定某人是否是合格购买者或受信投资人，关系到她每天的工作。她会被交叉询问，而她并没有被法官大人认证为专家。

卡马拉珠律师说：但我认为，郭先生有能力投资海曼资本这点不存在争议。争议在于是否允许非受信投资人投资 GTV。这位证人对受信投资人的理解并不重要。

法官说：这不是关于 GTV，对吗？

芬克律师说：有两个方面，法官大人。首先，我相信法官大人在动议中裁定了我们可以介绍关于 GTV 为非受信投资人发行的事实。关于这位证人是否涉及 GTV 发行，部分是的，因为 GTV 从郭先生和他的同谋那里收集的钱被转移到这位肖滕海默女士工作的对冲基金中。所以她不会解释 SEC 法规并说“我相信这点”。她在谈论她每天做的事情。这是她的工作。

法官说：但我不认为这是专家证言，我会允许这些问题。

芬克律师说：谢谢。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可以明确一下吗？我可以在交叉询问中询问她对区别的理解吗？

法官说：什么与什么之间的区别？

卡马拉珠律师说：合格投资者和最低投资门槛之间的区别。

法官说：可以。

(在公开法庭)

法官说: 您可以继续。

芬克律师说: 肖滕海默女士, 什么是 3(c)(7) 例外?

答: 3(c)(7) 例外是根据 SEC 的指示,

来自《40 法案》规则的一部分。基本上, 3(c) 基金——3(c)(7) 基金是海曼设立对冲基金的方式。

问: 什么是合格购买者?

答: 对个人而言, 合格购买者是拥有 500 万美元可流通证券的人。

问: 对于实体呢?

答: 对于不是有限合伙的家庭实体, 他们必须拥有 2500 万美元的总资产或净资产。

问: 合格购买者的定义与您在海曼资本的工作有何相关?

答: 因为我是向潜在客户进行市场营销的负责人, 我必须核实与我交流或提供关于我们基金信息的每个人都是合格购买者。

问: 术语“受信投资人”是什么意思?

答: 受信投资人是指净资产达到 100 万美元的人, 或者与配偶合并收入为 30 万美元或个人收入为 20 万美元的人。

问: 如果有人是受信投资人, 但不是合格购买者, 那他能投资海曼产品吗?

答: 不能。

问: 合格购买者和受信投资人的这些门槛, 由哪个实体设定?

答: 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

问: 您对 SEC 设定这些门槛的理解是什么?

卡马拉珠律师说: 反对。

法官说: 您可以回答。

答: 能重复问题吗?

问: 肖滕海默女士, 什么是 SEC?

答: 证券交易委员会。

问: 您对 SEC 设定受信投资人和合格购买者门槛的理解是什么?

答: 保护没有达到这些门槛的人不投资于被认为是高风险的投资基金。

问: 海曼提供的金融产品是高风险金融产品吗?

答: 是的, SEC 认为是的。这是一个对冲基金。

问: 用简单的话来说, 您说的“高风险”是什么意思?

答: 通常, 对冲基金不仅可以投资于股票市场或债券市场, 它们还可以参与许多不同类型的证券、场外期权、场外远期交易、大宗商品。对冲基金可以投资的金融产品种类非常广泛。这些类型的产品被认为是高风险的。

问: 肖滕海默女士, 您的工作部分是否包括评估潜在客户是否确实是合格购买者呢?

答: 是的。

问: 海曼为验证潜在投资者是否是合格购买者会做些什么?

答: 如果海曼公司的投资者关系部门收到反向咨询, 我会向他们发送一份所谓的新联系人调查问卷。这是我们的订阅手册中的一部分, 包含一些背景信息, 如姓名、出生日期、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 以及受信投资人声明和合格购买者声明。一旦我把这些资料存档, 我就知道他们已经做了 QP 证明, 我就能向他们提供海曼所提供基金的信息。

问: 什么是 QP 证明, 什么意思?

答: 合格购买者证明, 意味着——

问: 抱歉。请继续。

答: 意味着他们实际上是拥有 500 万美元可流通证券的个人。

问: 什么是反向咨询?

答: 反向咨询是指有人联系海曼询问我们提供的不同产品。

问: 肖滕海默女士, 海曼是否验证或检查潜在投资者声称自己是合格购买者的证明?

答: 我们按原样接受证明, 不需要进一步检查。

问: 什么是 KYC?

答: 了解您的客户或了解您的顾客。

问: 在海曼的工作中这意味着什么?

答: 当投资者对我们的基金进行投资时, 我们会制定一个叫做的反洗钱程序。这基本上是我们需要收集和存档的信息的表格或清单。

问: 海曼收集哪些信息作为 KYC 义务的一部分?

答: 这是一份很长的清单。其中很多内容都包含在投资者为认购基金而填写的认购文件中。但从高层次来看, 需要提供姓名、地址、社会保险号、出生日期, 以及有效的国家颁发的驾照和护照的复印件。如果有人以自己的名义投资, 我们会代表投资者收集这些信息。如果是实体投资, 我们代表授权签字人以及超过 20% 的受益所有人收集这些信息。

问: 什么是 AML?

答: 反洗钱。

问: 反洗钱在海曼的工作中有什么关联?

答: 我们有反洗钱检查, 作为了解客户程序的一部分。

问: 海曼为什么进行这些 反洗钱和 KYC 检查?

答: 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

问: 谁要求的?

答: SEC。

问: 什么是 UBO?

答: 你说 UBL 吗?

问: UBO。O。

答: UBO。

问: 您听说过这个术语吗?

答: 最终受益人所有人。

问: 什么是最终受益人所有人?

答: 最终受益人所有人是实际拥有实体的人。

问: 最终受益人人的概念与您在海曼的工作有何关联?

答: 出于反洗钱的目的, 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一个实体, 因此我们有 XYZ 实体投资。我需要收集拥有该实体 20% 以上股份的任何个人的反洗钱信息。有时, 一个实体被另一个实体所拥有, 你只需继续往下查, 直到查到个人为止; 这样, 你就可以对该个人进行反洗钱检查。

问: 海曼为什么进行这些关于最终受益人的调查?

答: 因为我们必须遵守 SEC 要求的反洗钱操作。

芬克律师说：能给我一点时间吗，法官大人？

法官说：可以。

(律师讨论)

问：肖滕海默女士，我想你用了“深入调查”这个词，调查各种最终收益所有人。你能否向陪审团成员解释一下，在你的工作中，这意味着什么？

答：当然可以。如果有一个实体出现，我们会问是否有任何人或任何实体拥有这个实体 20% 以上的股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就收集。如果是个人，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网格。如果是个人，我们就收集关于此人的五项反洗钱要求。如果是实体，那么我们就必须进入下一层。是否有人拥有该实体 20% 的股份；是个人还是另一个实体？然后继续查下去，直到查到我们认为的最终收益所有人。

问：你在海曼工作时是否熟悉母实体和子公司的概念？

答：大致熟悉，是的。

问：那是什么意思？

答：母公司是拥有——他是——母公司拥有子公司。

问：海曼是否也向希望投资海曼产品的客户询问，他们用于投资的金钱来源是什么？

答：金钱来源吗？不会。

问：资金来源呢？

答：不会。

问：潜在投资者是否需要报告他们用于投资海曼金融产品的钱是从哪来的？

答：分配的具体资金，不。

问：肖滕海默女士，您是否曾见过一个名叫郭文贵的人？

答: 见过。

问: 您知道他有其他名字吗?

答: Miles Guo。

问: 您在法庭上能看到他吗?

答: 能。

问: 您能指出并识别他吗 ——

卡马拉珠律师说: 法官大人, 我们认同身份。

法官说: 好的。

由检方芬克律师继续询问:

问: 您第一次见到 郭文贵 是什么时候?

答: 2018 年 10 月。

问: 您理解郭文贵那时使用什么名字?

答: 郭文贵。

问: 您在哪里见到他?

答: 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个飞机库。

问: 郭文贵和谁在一起?

答: 史蒂夫·班农和余建明。

问: 2018 年的时候, 肖滕海默女士, 您理解郭文贵和余建明的关系是什么?

答: 当时, 余建明向我介绍说, 他是郭文贵的翻译员, 负责他们在那里进行的采访。

问: 您对郭文贵和史蒂夫·班农的关系有什么理解?

答: 他们是朋友。

问: 凯尔巴斯当时也在场吗?

答: 是的。

问: 您提到有一个采访。您指的是什么?

答: 我们在达拉斯的飞机库是因为凯尔要采访史蒂夫·班农和郭文贵。

问: 当时 2018 年的时候, 肖滕海默女士, 您理解凯尔·巴斯和郭文贵的关系是什么?

答: 他们通过史蒂夫·班农介绍, 有很多对中国、金融系统和中共的相似看法。

芬克律师说: 如果我们可以显示我认为是证据中的政府证据 103。

问: 肖滕海默女士, 这段视频中的人物是谁?

答: 余建明。

芬克律师说: 请向证人出示标有政府证据 123, 仅供证人辨认。

检方律师问: 这个人是谁?

答: 史蒂夫·班农。

芬克律师说: 政府提供证据 123。

卡马拉珠律师说: 没有异议。

法官说: 接受。

(政府证据 123 已收到证据集)

芬克律师说: 请公开。

问: 肖滕海默女士, 郭文贵是如何到达进行采访的飞机库的?

答: 我的理解是他飞到了一个不同的 FBO。

问: 什么是 FBO?

答: 我不知道缩写, 但基本上机场有不同的 FBO。基本上, 机场飞机降落和存放的机库是不同的。

芬克律师说: 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了, 洛夫特斯女士。

问: 你提到巴斯先生要进行一次访谈。巴斯先生在那个时期进行了什么样的访谈?

答: 有一个叫 Reel Vision 的节目, 是一个人们可以订阅的采访系列。凯尔有许多不同的人, 他 - 采访了许多不同的人, 或者人们采访他。

问: 凯尔·巴斯是否确实在这个飞机库采访了 郭文贵?

答: 是的。

问: 您见证了那次采访吗?

答: 见证了。

芬克律师说: 请为证人展示标为 GX 1007-V1 的证据。抱歉, 是政府证据 W1007-V1。我说错了。洛夫特斯女士, 你能不能滚动一下, 让肖滕海默女士看一下。

问: 肖滕海默女士, 您认识这个吗?

答: 是的。这是凯尔巴斯对郭文贵进行的 Reel Vision 采访。

芬克律师说: 政府提供 GX W1007-V1。

卡马拉珠律师说: 没有异议。

法官说: 接受。

(政府证据 W1007-V1 已收到证据集)

芬克律师说：如果可以的话，请洛夫特斯女士。请回到开头。请播放这个，洛夫特斯女士。

(播放视频)

芬克律师说：请在这里暂停。

问：肖滕海默女士，首先，屏幕上的人是谁？

答：那是郭文贵

问：另一个人是谁？

答：凯尔巴斯。

问：郭先生和巴斯先生在这里用了一些术语。他们用的第一个术语是外汇储备。您对个的理解是什么？

答：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在其资产负债表中保留的东西。

问：郭先生用了一个叫 M2 的词，那是什么？

答：M2 是流通中的货币。

问：我们看的这个 1 分 50 秒的片段，肖滕海默女士，总的来说说郭先生和巴斯先生在讨论什么呢？

答：他们讨论了中国经济的问题。

芬克律师说：请继续播放，洛夫特斯女士。

(播放视频)

芬克律师说：请在这里暂停。

问：肖滕海默女士，郭先生和巴斯先生 在讨论一个图表，这个图表是什么？

答：这是中美 GDP 与货币供应量的比较。

问：这个图表与他们讨论的内容有什么关系？

答: 中国通过印钞票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推动经济增长。

问: 这个图表除了这个采访之外, 您还在其他地方见过吗?

答: 是的, 凯尔征得郭文贵同意后将其放入我们的展示材料中。

问: 您能解释一下“展示材料”是什么意思吗?

答: 是的。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个了, 但我们有一个不断更新的海曼香港机会基金演示文稿, 我们会不时放上最新的图表。我记得在这个图表的开头有一张, 结尾也有一张。

问: 这个图表是郭先生提供的, 巴斯先生在演示文稿中使用了它?

答: 是的。

问: 肖滕海默女士, 请把麦克风对准你的嘴, 麦克风是定向的, 大家都能听到。谢谢。

芬克律师说: 洛夫特斯女士, 我们可以继续播放这段录像了。

(播放视频)

继续由检方律师提问: 肖滕海默女士, 巴斯先生问了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港币实行联系汇率制? 您对这个的理解是什么? 什么是港币挂钩?

答: 港币与美元挂钩。实际上, 它是与美元挂钩的, 也就是说, 它有充分的交易灵活性。

问: 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挂钩意味着什么?

答: 基本上, 一种货币采用另一种货币的价值, 并将其货币与第二种货币挂钩。

问: 根据你的理解, 香港经济实际上是如何将其港币与美元挂钩的?

答: 有一个叫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机构。金管局在其資產負債表上維持美元和美元資產, 以維持與美元掛鉤。

问: 这个挂钩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答: 自 1983 年 10 月以来。

问: 这个挂钩迄今为止仍然存在吗?

答: 是的。

问: 而在 2018 年, 也就是这次采访进行的时候, 肖滕海默女士, 海曼资本对这种挂钩是否会持续的看法是什么?

答: 海曼认为, 香港挂钩汇率制不再有意义, 在一段时间内将不复存在。

问: 海曼资本在 2018 年这个时间前后, 是否根据这一观点提供了任何金融产品?

答: 有。

问: 那个金融产品的名字叫什么?

答: 海曼香港机会基金。

芬克律师说: 洛夫特斯女士, 我们可以从这里继续播放。

(继续播放视频)

由检方律师继续提问:

问: 肖滕海默女士, 你怎么理解郭先生所说的假话还是真话?

答: 正如你从图表中看到的, 中国通过印刷钞票, 向经济中投入额外的货币供应, 使经济不成比例地增长。香港的实体经济基本上与美元挂钩, 我认为这就是他所说的区别。

芬克律师说: 请给证人看一下 GX W1007-V3 号文件。您能不能把它擦一下 让肖滕海默女士看一下?

问: 肖滕海默女士, 这是什么?

答: 这仍然是凯尔-巴斯和郭文贵之间的 Reel Vision 访谈。

问：是采访的片段吗？

答：是的

问：整个采访大约有多长时间？

答：一个小时

芬克律师说：政府提供证据 GX W1007-V3。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反对意见。

法官说：接受

(政府提供的 W1007-V3 号收到证据集)。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在你发表之后，请你翻到开头，为陪审员播放。

(播放视频)

问：肖腾海默女士，在那个视频片段的开始，巴斯先生说这是一个大问题；郭先生则不同意，说这不是大问题。您了解他们在指什么吗？

答：我需要再看一次那个片段的开始。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再放一次片段的开始吗。

(视频播放)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现在的理解是什么？

答：所以凯尔在谈论的是，支撑港币的过剩储备正在减少。这个机制的工作方式是，当港币兑美元汇率到达 7.75 时，它就处于汇率带的强侧。因此，香港金融管理局需要介入，以确保港币保持在这个汇率带之内。他们会通过卖出美元来购买港币去实现这一点。当汇率到达汇率带的弱侧，即 7.85 港币对 1 美元时，情况也是如此。那时，香港金融管理局需要介入，买入美元和——对不起，是买入港币并卖出美元。凯尔所指的是，他们已经花费了 78% 的超额储备；因此，他们维持这一挂钩的能力已从 100% 降到了 38%。这正是凯尔所讨论的内容。

问：郭先生不同意那个观点。他的看法是什么？

答：他的看法是只有两个选择。他想退一步，讨论香港如何有能力变成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假经济体。他们可以对他们的数字撒谎，可以通过印钞来解决问题；或者他们可以向世界展示他们没有足够的超额储备美元来维持挂钩，这在我看来有点回到了凯尔的第一点。

问：如果第二个选择发生，即没有足够的美元来维持挂钩，会发生什么？

答：市场可能会指责香港，挂钩会受到压力；它将会脱离挂钩，最终可能会破裂。

问：您在解释时使用了“带宽”这个术语。您能解释一下带宽吗？

答：带宽。是的。港币与美元之间有一个交易带宽。1 美元兑 7.75 港币，然后范围延伸到——另一端是 7.85。所以 7.75 到 7.85 是港币对美元的交易带宽。

问：您之前提到海曼提供了一种称为香港机会基金的产品吗？

答：是的。

问：您能描述一下香港机会基金是什么吗？

答：海曼香港机会基金是一种对冲基金产品，采用了一种特定策略，即看跌港币，并致力于做空港币。

问：那么，如果挂钩带宽破裂，对香港机会基金的投资会有什么影响？

答：对于海曼香港机会基金将会有正面的金融影响。

问：肖腾海默女士，广义上讲，香港机会基金是一种风险投资吗？

答：是的。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具体来说，在 B 股中，这是一个致力于以期权形式表达这一交易 100% 的专门股份类别，意味着如果期权到期时为虚值，您将失去 100% 的投资。

问：您提到了所谓的 B 股。它还有其他名称吗？

答：是的，B 股也称为著名系列。

问：海曼何时开始作为投资提供香港机会基金？

答：A 股吗？

问：可以。

答：好的。最初的海曼——是的，2017 年 1 月。

问：著名系列即 B 股何时开始提供？

答：第一次结束是在 2020 年 6 月。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记下来，洛夫特斯女士。

问：肖腾海默女士，是否曾有一次郭文贵想要投资于海曼的产品？

答：是的。

问：那大约是什么时候？

答：2020 年 5 月。

问：您在郭文贵寻求海曼投资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答：我负责协调和处理认购手册。

问：郭文贵投资了哪种金融产品？

答：他投资了海曼香港机会基金 B 股/著名系列。

问：郭文贵在著名系列中的投资额有多大？

答：1 亿美元。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向证人展示标记为鉴定的证据 GX HN-26。请翻阅一下，让肖腾海默女士看一看。请回到第一页。

问：肖腾海默女士，HN-26 是什么？

答：这是我 2020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发给余建明的一封电子邮件，我在邮件中分享了海曼香港机会基金著名系列的介绍和凯尔本月早些时候主持的网络直播的回放链接。

芬克律师说：政府提供 HN-26。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准许。

(政府证据 HN-26 被接受到证据集)

芬克律师说：如果可以的话，请发布，洛夫特斯女士。并请放大顶部。你可以看到文本。完美。

问：肖腾海默女士，现在陪审团可以看到了，您把这封电子邮件发给了谁？

答：余建明。

问：为什么您要把这封电子邮件发给余建明？

答：因为凯尔巴斯让我这么做。

问：这封电子邮件的日期是什么？

答：2020 年 5 月 23 日。

问：邮件的主题是什么？

答：机密回放详情 海曼香港机会基金有限合伙 著名系列。

问：您知道凯尔巴斯为什么要您将这封邮件发送给余建明是出于什么原因吗？

答：因为郭文贵可能会感兴趣潜在的投资。

问：投资哪种产品？

答：海曼香港机会基金 B 股著名系列。

问：肖腾海默女士，在 2020 年 5 月期间，您对余建明在郭文贵事务上的角色有何理解？

答：他是郭文贵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或首席投资官。

问：您所说的“家族办公室”是指什么？

答：家族办公室是一个致力于管理个人财富的专门投资办公室。所以这是一个团队——一群人致力于管理郭文贵的财富。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缩小这个，洛夫特斯女士，并请翻到文件的下一页。请放大那个。

问：这是一张什么的图片？

答：这是一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的照片。

问：这个幻灯片上有水印吗？

答：有。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因为我们追踪我们发送给潜在投资者的所有幻灯片。

问：这个特定幻灯片上的水印是什么？

答：余建明，是他的电子邮件地址。

芬克律师说：您可以去第 34 页，洛夫特斯女士。让我们回到上一页——或者前一页，抱歉。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能读出这页的第一个要点吗？

答：“目标名义敞口大约为每投资一美元获得 200 倍的曝光，截至 2020 年 5 月 4 日的当前定价。”

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根据五月初的定价，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购买我们所进行的港币期权，每投入一美元，能够实现 200 倍的曝光，即做空港币。

问：200 倍的投资，您能解释一下吗？

答：正确。如果你投资一美元，你将做空 200 美元的——港币。

问：一般来说，肖腾海默女士，作为投资者关系总监，海曼是如何向潜在投资者推销这一产品，著名系列的？

答：我们将这一产品市场定位为高风险/潜在高回报策略。

问：您理解投资者为什么会投资它？

答：通常有两类投资者对我们的香港产品感兴趣。第一类是防御性持仓，意味着他们将此用作对其更广泛投资组合的对冲。他们可能对新兴市场有某种敞口，直接敞口于中国、亚洲。这是一种防御性策略，意味着他们将总体投资组合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分配到该产品中，以防第二大经济体发生重大动荡。

问：那么，进攻性策略是什么？

答：进攻性策略是指当投资者认为市场对这种风险的定价是错误的，认为它的价格过低，并且这种定价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重新调整。

问：第四个要点，肖腾海默女士，以“资本耗竭策略”开头。

答：是的。

问：请读一下并向陪审团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答：资本耗竭策略采用了最大化资本效率。所以我们在这一产品中提供的——你可以投入最低 25,000 美元来投资这个产品，它的资本效率非常高，意味着你投资的每一美元都会提供巨大的名义敞口。你可以参考第一个要点提到的 200 倍。

芬克律师说：如果可以的话，请翻到下一页，洛夫特斯女士。再往下一页。谢谢。

问：肖腾海默女士，管理费是什么，我相信这是这一行的第四列？

答：是的。在投资著名系列时有一次性管理费。基本上，这是支付给资产管理人的费用，用于管理资金。

问：这里的资产管理人是谁？

答：海曼资本管理公司。

问：然后，我认为在它下面两行写着锁定，两年硬锁定。那是什么意思？

答：嗯，这一策略只有——这是一个 18 到两年的——对不起，这是一个 12 个月到 24 个月的策略。因此，两年的锁定期意味着你不能提取你的资本。一旦你投资，它就永久地投资在基金里。你没有权利提取你的资本。

问：肖腾海默女士，投资著名系列能否推翻中共？

答：不能。

问：投资著名系列能否影响中国经济？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你需要上前一步。

(边栏会议讨论 , 仅有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芬克律师说 : 法官大人 , 我们是否应该让陪审团回家 ?

法官说 : 好主意。

(在公开法庭)

法官说 : 陪审团成员 , 现在是下午 2:45 ,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请记住 , 你们之间或与其他人不得讨论本案 , 不得与任何其他人讨论本案。晚安 , 明天准时回来 , 谢谢。

(陪审团离场)

法官说 : 请就座。

卡马拉珠律师说 : 法官大人 , 您要解散证人吗 ?

法官说 : 哦 , 是的。请您离开 , 不要与任何人讨论您的证词。

(证人离场)

法官说 : 我听取反对意见。

卡马拉珠律师说 : 是的 , 法官大人。她不具备证券专家的资格 , 也没有作为宏观经济专家及特定战略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的言论而受到关注。她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 因为她从事的是投资者关系工作 ; 据我所知 , 她不是一名真正的经济学家。而且 , 她个人对海曼香港机会基金的 B 类资产能否影响中国经济的看法与本案无关。

芬克律师说 : 法官大人 , 如果辩方要规范被告不相信这项投资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任何影响 , 那么这几个问题与本案无关。我不清楚辩方的观点到底是什么。

卡马拉珠律师说 : 我们根本不同意这一点。但是 , 这位证人关于是否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看法 , 肯定与郭先生的观点无关。而且 , 重申一点 , 她并不是作为专家来作证关于某种策略的宏观经济效应。如果她想谈论那不是海曼的意图 , 或者她不理解海曼试图做什么 , 那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她广泛地讨论这个问题 , 你肯定会遇到 403 条问题。因为到那时 , 我们将不得不开始讨论所有可能涉及的方式 , 以及可能适用的各种经济趋势。

我不明白我们怎么从这位证人作证关于郭先生如何符合这项投资资格，转到更广泛的问题，即什么会或不会导致中共或中国经济崩溃。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如果辩方，如同看起来的那样，主张郭先生相信这项投资能够推翻中共，那么施洛滕海默女士作为该金融产品的投资者关系部总监，她的看法以及海曼的看法关于这项金融产品是否能真正推翻中共或影响更广泛的中国经济，肯定是相关的。

有两个原因说明这一点：第一个原因是，法官大人，施洛滕海默女士是与余建明就此项投资互动的人。因此，海曼的观点以及施洛滕海默女士的看法，她与余建明的互动，对于陪审团考虑辩方的论点是相关的，辩方的论点似乎是郭先生相信这项金融产品可以推翻中共。如果这是他们的辩护，我们有机会提交相反的证据。如果他们想退缩并说这不是他们的辩护，或者他们会同意这不会影响中国经济，那很好。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这些问题上对她进行交叉询问。

法官说：您想引出她与余建明讨论过这个问题的证词？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不知道是否有过这样的讨论。

我所知道的是，肖滕海默女士的工作就是把这份代表海曼投资解释该金融产品作用的文件发给余先生。我还知道，肖滕海默女士有自己的看法，她今天部分解释了这种金融产品的目的，及重要的是海曼是如何推销这种产品的。

现在，从肖滕海默女士的证词和我们观看的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巴斯先生对 CCP 持负面看法，肖滕海默女士也是如此。但他们知道--因为这是事实--这项金融投资不会影响 CCP。这是一个赌注。这是一种赚钱或对冲亏损的方式。

因此，如果辩方要辩称郭先生从心底相信这项金融投资会导致中共垮台，那么政府有责任有能力提出相反的证据。我再说一遍，法官大人，如果辩方不寻求提出这样的辩护，那么是的，这两个问题与本案无关。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只想就此谈几点，我认为有几处区别很重要。

首先，肖滕海默女士负责投资者关系，而不是设计投资产品。她对此非常清楚。负责这项工作的证人是巴斯先生。她的工作是与潜在投资者沟通，确认他们是否有资格购买，然后接收他们的认购信息。她根本不制定投资政策、不设计投资政策、不是投资政策的制定者，也不是投资政策模型的运行者，她不做任何这些工作。如果检方在证人席上问她是否做了这些事，她会说没有。

其次，在她依照 18 U.S.C. § 3500 法案出示的出示证人书面陈述和报告中，她明确表示从未与余建明通过电话。因此，政府向辩方提供的唯一通信资料--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有其他的--都是电子邮件通信，其中没有一封提到肖滕海默女士、及海曼关于这项金融产品是否能扳倒 CCP 的看法。

法官说：文件中是否有任何关于该产品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看法？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他刚刚给她出示了那份文件。

法官说：我就是问他。

卡马拉珠律师说：对不起，我以为您还在问我，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是的。我是说，这个计划展示的是海曼对中国经济的看法——这是在 2020 年他们发送这个计划时——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衰退，尤其是对香港中央银行造成了压力。由于这种压力，肖滕海默女士解释过的固定汇率机制或波动区间即将破裂。

而这个金融产品的设计目的，虽然可能不是肖滕海默女士设计的，但她知道它如何运作，因为她的工作就是向投资者推销并向人们解释它的运作方式。这就是她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她走遍全球做这件事，所以她对此很了解。即使她不是那个在 Excel 表格中决定投资哪些掉期的人，她肯定知道它的运作方式。

因此，海曼推销这个产品的方式，通过邮件向余建明以及其他方式进行推销，对于陪审团的考虑是相关的，显然他们的辩护没有否认。他们的辩护显然是郭先生相信将 1 亿美元的 GTV 投资者资金投入海曼的香港机会基金是一种对抗中共的方式，他们试图传达的更广泛的观点是，一切都很好，各位陪审员，因为这些投资者真正关心的就是推翻中共，而这项投资将实现这一目标。

事实上，法官大人，这不是真的。而肖滕海默女士知道这不是真的，她有权向陪审团解释这一点。由陪审团来决定，而不是我，也不是辩方律师，而是陪审团决定肖滕海默女士的观点还是辩方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们有权获得双方的证据。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首先，所提的问题不是海曼或肖滕海默女士设计基金的意图。问题是这个基金的投资能否打垮中国共产党？能否打垮中国经济？基金在设计产品时决定要做的事情与在现实世界中的实际影响是有区别的。

法官说：稍等。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即加密货币是一种安全合法投资的声明，与加密货币影响世界经济的看法是不同的？

芬克律师说：您是在问我吗，法官大人？

法官说：是的。

芬克律师说：我同意法官大人的观点，但我认为您说的情况和现在是有区别的。辩方仍没否认要辩护郭先生的观点。因此，肖滕汉姆女士至少有权--或者我可以这样提问她：根据她的理解，这个金融产品是如何运作的？我相信辩方会就此盘问她。

法官说：我理解你想托出她的观点，但她不是经济学家。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这不是她的意见。这是她的理解。如果说这是她的观点，那也是基于她作为海曼资本雇员的 701 观点。不需要引入她的观点，法官大人，因为我们有一位证人，一位关于这项投资的 702 专家。我们有一位证人，他熟悉该产品的营销方式和工作原理，并了解该产品在更广泛的经济中是如何运作的。根据第 401 规则，这种了解肯定是相关的。不存在第 403 规则的问题。

陪审团如何权衡所有这些信息取决于陪审团。但上面两个问题通过了允许我们引出这些信息的门槛测试，尤其是当辩方可能会在结案时辩称，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因为这项投资是扳倒 CCP 的一种方式。在交叉质询时辩方可以肖滕汉姆女士缺乏资历为由对她进行质证，而陪审团将评估肖滕汉姆女士对这一金融产品的了解程度。但作为海曼公司的雇员，以推销这种产品为生，并在那里工作了 25 年，肖滕汉姆女士对这种金融产品的理解是相关的，是可以接受的，陪审团应该被允许考虑这一点。

法官说：你的意思是，任何推广金融产品的人都能对该产品对某一经济体的影响发表意见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也许吧。我不是在谈论每个金融专家或每种金融产品或其他什么。但在本案中，我认为肖滕汉姆女士有权这样做。因为她个人了解相关事实。鉴于他们的辩护内容，这显然是相关的。我们不需要.....

法官说：我不是问相关性。我问这个证人是否有资格提供意见。

芬克律师说：她是根据规则 701，这是一个 701 意见，对吧，因为是基于她的亲身经历。举例来说，这与非专业证人谈论他们经历和使用过的俚语没有区别。我们也可以请一位 702 专家来证明他们对自己不使用的术语的理解。但是，如果证人有一种感知--根据他们的感知理性地提出看法，而这正是肖滕海默女士的看法，那么就符合 701 条款。而本案中这款金融产品本身，肖滕海默女士是了解的。

法官说：我允许你们今晚提交简报。政府方在 8 点前交，辩方在 10 点前交。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完全没问题。能否请法官大人询问一下，郭先生的辩护是否包括他认为投资香港机会基金是扳倒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方式。

法官说：对不起。我以为已经很晚了，应该可以早点交简报。稍等啊，政府的文件 6 点交 然后辩方的文件 8 点交。

芬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就法庭的审议和政府的部分论据而言，法庭可否询问辩方，他们是否可能提出的一个观点，即郭先生认为投资 1 亿美元到海曼香港机会基金的 B 类资产是对抗中国政府、中国经济或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方式？

法官说：你们是否打算提出这个论点？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保留提出这一辩护的权利，法官大人。

法官说：我不能强迫他们透露辩护内容。

芬克律师说：明白。只要政府知晓，他们可以在结案陈词时对此作出回应，并将其纳入简报中就行。谢谢您，法官。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也会在简报时谈及这点，但既然提到 701 条，701 条亦规定所提供的非专业意见必须有助于理解 --

法官说：对不起，我没听清你说什么。

卡马拉珠律师说：701 条中超过检方律师所宣读的条款，还规定证词必须有助于清楚理解证人的证词，并且不是基于第 702 条范围内的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但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专业知识，证人不可能证明某种特定的经济战略会摧毁全球经济。

法官说：好，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芬克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休庭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上午 9 时)